




譯者 趙· 德爾達丹斯· 行

滅毀的愛

正風出版社印行



書叢作傑學文界世

“滅毀的愛”

譯 奕 瑞 趙

行印社版出風正

1946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
發售

實價國幣
元

(外埠另加郵運費)

正風世界文學傑作叢書

愛的毀滅

有著作權·不翻印

著者	斯丹達爾
譯者	趙瑞雲
發行人	陳汝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南京東海路十二號
重慶沙坪壩六八號

正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分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漢口交通路
重慶林森路
成都祠堂街

利羣書報發行所
聯營書店

序

世間有一件事是二十世紀不存在的了，那便是騎士時代以及稍後時期那種絕對不含肉慾和物慾的愛情。這一類型的，正是著者斯丹達爾在「愛情篇」裏所分析的第一種「熱情愛」，也是著者最推崇的。

本書是兩個中篇集成的，譯者趙瑞霞君在譯序裏已說過都是從作者的意大利歷史故事集選譯的。這兩篇——蕃妮娜·蕃妮娜及嘉思德樂女主持傳有着同一的風格，充滿了熱愛憂鬱與悲慘的節目，精巧的成爲著者理論的實例。斯丹達爾是專以寫這種動人心魄的故事而傲視文壇的。

本書原以嘉思德樂女主持傳一篇爲名，繼以不能代表其共同的意義，便根據兩篇的內容與著者描寫這故事之獨立的風格而易名爲『愛的毀滅』，這確能增加讀者對本書更深的了解。

最後，本書故事的細膩動人與譯筆的信美流暢，也用不着我們再來介紹，請讀者慢慢去欣賞。在這裏我們只對譯者表示更名的歉意與遲至今天才和讀者見面的歉意了。

六月六日，一九四六。

關於斯丹達爾

(一)

斯丹達爾 (Stendhal) 原來的真實姓名是瑪利亨利白爾 (Mauri Henri Bayle)。他曾經用過好幾個筆名發表文章，後來在正式出版他第一部著作「羅馬、拿波里」。佛羅稜斯 (Rome, Naples et Florence) 的時候，才決定採取「斯丹達爾」這名兒，有時候，他自己稱爲德，斯丹達爾 (De Stendhal) 可惜「德」字之前，並未加上別的稱號，不足以表明貴族的門第和身份，而且根據一些批評家的考證，「斯丹達爾」一字是從德意志布倫茲維克 (Brunswick) 省一個市鎮取來的。那市鎮就叫做斯丹達爾。他於西歷一七八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誕生於法國東南部格雷諾布 (Grenoble)，這地方原是以以前叫朵斐納 (Dauphiné) 省的首邑，對意大利的交通十分便利。斯氏的父母在當地很有

點兒名氣，是小康的中產階級。他父親名約瑟，謝呂邦（Joseph Cherpin）爲人奸詐而多疑，管理家事，異常嚴厲；斯氏從少就恨他的父親，時常稱之爲 *Mon Intard de pere*。不過他對於母親，却非常敬愛。她原出意大利望族，上代由於一樁小暗殺事件，逃出國境而定居於法國。當他七歲時，他母親即逝世了。從這時起便開始他自己所謂「道德的生活」（*Vie moral*）。

斯氏的童年，慘淡寂寞，在一大陣家庭的齟齬中度過。當那熾熱的恐怖時代，他私心極端讚賞共和黨的勝利，尤其對於路易十六（*Louis XVI*）的死刑，斬於斷頭台之上，覺得快樂極了。他的家族不但是保皇黨，而且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這形成了他對於宗教的憎惡。他少時跟一位耶蘇教士雷耶納（*Rallanc*）唸書，此人虛偽陰險，在斯氏的心目中，不啻是虛詐的化身，也就因此加強了他仇恨宗教的情緒。在別方面說起來，他很敬愛他的外祖父嘉南（*Crannon*）和祖姑母伊利莎白。嘉南老先生和藹可親，以醫藥有名於世，是一個信奉伏爾泰（*Voltaire*）的中產階級人。斯氏母親死後，多承外祖父照拂，他很了解他這個外孫而樂於教養他。斯氏的祖母是一個修長而消瘦的女人，有着

一副西班牙型的美麗容貌，她具有高尚的心腸，稍帶浪漫性格。他認爲外祖父是代表十八世紀的哲學觀念，而姑姑母則代表西班牙主義（*Espanolisme*）。凡是熟識作者著作的人，一定知道這二方面正是包容着所謂「斯丹達爾精神」（*Pesprit Stendalien*）。斯丹達爾精神是一種奇異的組合：這就是十八世紀的文藝的與哲學的氣質，百科全書派的風格與文筆，揉雜着緬懷異國情調和中古時代的遐想。而這兒，我們可以看出斯氏的家庭環境對於他思想與藝術的影響來。

關於斯氏童年的生涯及其家庭情形等等，在他的『亨利，勃魯拉傳』（*La Vie de Henri Prulard*）一書中，有親切而動人的描繪。這部書雖然名爲「亨利，勃魯拉」，實際上就是「亨利，白爾」的自傳。作者曾經寫過好幾部自傳，但不是斷章片段，便是寫好了却束之高閣，未曾問世。

當斯氏該入學唸書的時候，他父親送他入一座在格雷諾布新設立的中心學校（*École centrale*）求學。在這裏他獲得數學、繪畫及拉丁文的基礎。並且此時他開始閱讀莎士比亞，朗讀不輟，愛不捨手；莎士比亞是他一生最愛崇的一位作家。斯氏在學校中，

以數學一科，博得師長們的重視，但是他心裏却不喜歡它。他一切學問都不是從學校課程上得來的，譬如他對於法國文字又廣泛又淵博的學識，可說都是自己研究的結果。盧梭 (J.-J. Rousseau)、艾爾維筱 (Helvetius)、德拉西 (De Tracy)、莫里哀 (Moliere)、拉芳登 (La Fontaine)、亞利歐斯朵 (Aristote) 等作家都是他早年所嗜愛的。

一七九九年斯氏到巴黎去，主要的動機是投考陸軍學校 (Ecole polytechnique)。但是他名落孫山。在巴黎耽擱了好幾個禮拜，這離家別親的孩子使病倒了。他在寂寥，煩惱和懷鄉病之中，投奔一位遠親達呂 (Daru) 家。這是一個活動而顯貴的家族，在拿破崙執政時代極有勢力。當時斯氏的表兄博兒。達呂 (Paul Daru) 身居顯職，在軍政部做官，便在部裏代斯氏覓得一事，暫時寄居籬下，偷閒潛修。一八〇〇年四月，他決定到意大利去，那時節拿破崙，正預備進略意大利；他野心蓬勃追隨達呂家兩位表兄之後，跨過阿爾卑士 (Alps) 的崇山峻嶺。一到了意大利，他就發現風光的嫵媚，人情的風雅；他認為這是他的「夢幻之鄉」，「理想之國」。我們不難想像當時他內心的快樂和

興奮了。

不久，他得到達呂的幫助，在第六龍驤隊 (Dragon) 謀得一個差使。但是一八〇〇年秋季他接到命令，要他離開他心愛的米蘭 (Milan) 到勃萊斯夏 (Prussia)，到他所隸屬的部隊報到。他不願離開風情旖旎的米蘭一個大原因，是他那時愛上了一位米蘭女人，名叫金娜·彼忒拉格 (Tina Pietragu) 的。斯氏一生不乏風流戀愛事蹟，這「米蘭之戀」是他第一次的所謂熱情愛 (l'Amour Passion)。後來，他既厭軍隊生活，又覺得別離的痛苦，便辭掉職務，重回巴黎。他在巴黎淹留四年，潛心攻讀，留情於書卷之間，同時又夢想愛情，追求聲名：曾一度從事劇本的創作，但沒有成功。在這一時期，斯丹達爾才開始走上文藝野心的道路。他熱狂地讀蒙田 (Montaigne)、瑪利伏 (M. Rivaux)、孟德斯鳩 (Montesquieu)、古里衷 (P.L. Courier)。他尤其醉心於十八世紀哲學的研究：康第拉克 (Condillac)、嘉巴尼 (Cabanis)、德拉西 (Da Tracy)。其中他最推崇德拉西的觀念論，這對於作者的思想和小說藝術有極大的影響。此外十七世紀的偉大喜劇家莫里衷盡惑了他，使他有與致寫了一個韻文喜劇。他練習台詞，勤於模倣，時常出入於社交界與劇院。

在巴黎住了不久，感於經濟的拮据，他只好到馬賽充一家商業公司的職員。此事却引起他家庭的不滿。同時他又和女伶，梅拉尼，吉爾貝（Melani Gilbert）發生一度曖昧關係。到一八〇八年，達呂鑒於親戚交誼，忽視了斯氏以往的少年過失，仍舊薦他做部內的低級職員，嗣後他被調到德國佔領區駐守軍任事，到布倫茲維克，掌理彈藥、稅收、給養等等事務。

一八一二年，他隨着拿破崙侵俄大軍進攻莫斯科，而經歷了那一次驚心動魄的莫斯科之役。當俄人焚毀京城，法蘭西軍隊倉皇敗退的時候，我們的作者，獨立高崗，眺望着熊熊的大火，讚賞這一幕偉大而慘烈的悲劇而嘆道：「唉，這時候，只要跟知心的朋友一塊兒觀賞，我真的心滿意足了！」他懷着顆熱辣辣的年輕的心，眼前展開一片寥闊的美麗的光景，他崇拜拿破崙，崇拜戰爭，夢想燦爛的「紅色」的軍績。他遠別家鄉，深入那「寂寞灰色的國土」，如今他站在高崗上饕餮俄羅斯京都的火化！後來他又眼見法蘭西兵士挨着飢餓，駭着寒冷，疲倦是他們的侶伴，死亡是他們的歸宿，在無邊冰天雪地發出無邊的哀號！——這時節的斯丹達爾正像「紅與黑」中的鈺連（Julien），獨立

在維以 (Vebny) 、維鯉葉 (Vortoles) 間的山頭，迎着八月的落日，在山谷靜寧裏，滿耳是山蟲的哀鳴，一隻蒼鷹從斷崖絕壁處飛出來而盤旋在天空中，……鈺連若有所悟不禁嘆息着：

C'est fait la destinée de Napoleon: Serait ce un jour lamennès (這是拿破崙的命運，難道有朝一日這也會是我自己的命運嗎?)

這正是斯丹達爾一生中的所謂「英雄時期」(La Periodeheroique de sa Vie 1806-2814)

斯氏從莫斯科回來後，拿破崙很賞識他，任命他為國會的審計官 (auditeur)，隨後不久他又做過一任空名的，但頗有利可圖的官，這官名叫 *Inspecteur un Mobilier de la Couronne*。一九一三年，他隨軍入奧大利，並在沙襲 *Bagon* 任監督 (Intendant) 之職，到一八一四年他被調至他的故鄉格雷諾布，完成了一件極有價值的工作，這就是組織了拿破崙的保衛軍。可是他身體多病，時常疲乏，使他不得不回巴黎。但是當拿破崙駕臨厄爾巴時 (exil) 時，他又離開故鄉到意大利去了。他在米蘭整整住了七年，經

常和文士名流來往；金娜·彼忒拉格成爲他公開的情婦了。

此時他官場活動已經得到滿足，他已養成一種明快熱烈的作風，他常是生活在歡樂裏。他善於觀察人們的容貌，分析人們的性格，刺穿人生虛偽面具。同時，他特異的性格也逐漸形成了；他非常驕矜，態度時冷時熱，隨處都顯出一種「自我」(Moi)的精神；他喜歡批評攻擊人們，尤其當公共議會場所，他一邊談笑自若，風趣橫生；一邊揶揄旁人，毫無顧忌，不免引起人家的討厭。因此在社交界裏，斯丹達爾被認爲一個奇怪的，不易討人喜歡的人物；他底作品正如他的性格，是奇特的，叫人不容易了解的。所以他自己說：Je serai comprivens 1880, (我到一八八〇年會爲人所了解的。)這句話可以用在他的作品和他的性格上。

他歷年的奔波，以及戰後的疲勞，使他的健康漸漸損壞了。並且這時他對於拿破崙的事業已發生懷疑，由崇拜拿破崙一變爲憎惡拿破崙了。於是他只好告假引退駐足歌馬(Moie)湖畔。不久，不可一世的拿破崙的御座粉碎了，偉大的帝國化成一縷硝烟，幾星殘火，斯丹達爾留連於寂寥的厄爾巴島上，埋葬了他的希冀，他那一時代的希冀；而他那

熾熱的夢幻和榮華的追求隨之烟消雲散了。

然而，這時候他已成爲一位作家了。在一八一四年已經出版一本關於海登（*Lettres ecrites de Vienne en subriche Aur Haydn*）和莫札特（*Mozart*）的書。他在意大利尋幽探蹟，沉緬於意大利的人情風尚，而盡量滿足他對於意大利藝術的好奇心和熱情。

一八一七年出版兩部著作：「羅馬、拿波里，佛羅稜斯」和「意大利繪畫史」（*Historie de la Peinture en Italie*）。前者是一部遊記，他用流利的文字描繪意大利三大名都，處處有動人的摹寫。我們知道，斯丹達爾不但是大小說家，還是個遊記家。他一生寫下好幾部不朽的遊記。他底遊記就彷彿他底小說，有一特色：不注重風景的描寫，而注重風尚的刻畫，地方色彩的捉摸和人物性格的雕繪。假如我們要談他的遊記，那末他的「三遊記」便是最佳的代表作。

一八一九年他的父親逝世了，死後身世蕭條，他繁念的一筆遺產付諸東流。他原想依靠遺產過一種優游閒適的作家生活的，現在只好獨力奮鬥。支持他的家庭。此時斯氏頻發狂論，喜作奇癖的，有破壞性質的言談，引起了意大利祕密警察的注意，所以在

八二一年他在意大利便待不住了，他只得回巴黎。同年秋天他到英國作了一次短短的遊訪，和一個文藝雜誌編輯高爾朋（Colburn）訂交。他開始撰寫許多關於巴黎生活和文藝的文章，就在高氏主編的雜誌上發表。同時由於職業關係，不得不時常赴政治的文藝的「沙龍」（Salon）而相識許多人物。這是他生平最活躍的，也最光彩的文字生涯的一階級。他寫下了「愛情論」（De l'Amour）、「拉辛與莎士比亞」（Racine et Shakespeare）、「樂西尼傳」（Vie de Rossini）、「亞曼西」（Armanche）、「羅馬散步錄」（Promenades dans Rome）。

到了一八三〇年，他完成偉大的傑作「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翌年，「紅與黑」便出版了。一八三一這一年，在世界文學史上是重要的，正如一八五七年也是重要的一年。因為前者是近代第一部心理小說巨著「紅與黑」問世的年份，它在世界心理小說發展的道路上樹立了一塊劃時代的里程碑，也可以說是一個承前啓後的偉大的日子。後者是福洛貝爾的第一部名著「波娃利夫人」（Madame Bovary）誕生年。而「波娃利夫人」在現實主義小說發展的歷史上是一部傑作，一部空前的代表作。

每逢我們一提及文學上的現實主義 (Realisme)，我們便想到福絡貝爾底「波娃利夫人」；競彷彿當我們談論心理分析的小說時，立刻會在眼前浮現「紅與黑」三個輝煌的大字。但是不幸的是，「波娃利夫人」一出版馬上引起人們空前的注目，紛紛議論，一方面是同情的讚頌，一方面是嚴酷的責罵，「波娃利夫人」被傳上了法庭，我們可以想像福洛貝爾先生怎樣緊張的待在賽納河上游克窪塞 (Cluses) 的小樓上關懷它命運的浮沉。但是，我們底「紅與黑」却在寂寞冷落中度其闐靜的日子，鬚髯一顆珍貴的寶石埋葬在地底，未經「幸福」的人們掘發而賞識。當時人們沉落在熱狂的浪漫主義的怒潮中，爲一時的風尚所激盪。特別是一般年輕人，追隨雨果，高擎着五色繽紛的大纛，真摯而慷慨，到處是「愛納尼」(Hernani) 的吶喊，「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 崔巍的影子，跟柔和如天青色的虞賽的情歌……斯丹達爾，一個忠實而「笨拙」的筆耕者、在寂靜中獨自經營他所珍惜的田地。他不求人了解，也不爲人所了解，連他的莫逆之交，「歌龍芭」和「嘉爾曼」作者梅禮美最初也不懂得他。有一次梅氏嘆道：「嘿，白爾，我就不曉得他寫過些什麼東西，旅行過些什麼地方……」。而現實主義大師福洛

貝爾說他自壓根兒不了解「紅與黑」的人物和旨趣。斯丹達爾頗有自知之明，在「紅與黑」的扉頁上寫了 TO THE HAPPY FEW (獻給幸福的少數人) 這四個英文字眼兒！他挾着四十多萬字的「紅與黑」原稿本，走過熙熙攘攘鑼鼓喧天的街頭，覺得格外的寂寞，可是他却非常驕傲，他要五十年之後，尋找他的讀者。

在「紅與黑」問世之後，斯氏的生活起了一個變化，因為一八一三年七月，史家所謂「光榮的時代」來臨了，時間爲他製造一個新的命運，他被任命爲意大利楚利耶斯忒 (Trieste) 城的領事。可是不久又被調任西維坦，維幾亞 (Ivrea Vesona) 城。這地方雖然離羅馬不遠，風景幽美，但是依斯氏看來，是個貶逐之區。爲了打發日子，驅除煩惱，他用心辦公事，研究考古學，收集中古時代意大利的金碧輝煌的抄本。後來，於一八三六年，得到他朋友莫爾 (Mole) 的幫助，託病請假而返巴黎，一刊滯留到一八三九年秋天。在這一段時日內，他寫了「一個旅人的回憶錄」(Mémoires d'un Touriste)——這是記述他游歷法國各地的履痕：在這書的字裏行間，有點受着梅禮美考古癖的影響——「南國之旅」(He Voyage dans le Midi)、和他底第二部傑作「芭穆外史」

(*La Chantreuse de Parme*)。「芭穆外史」底出版，却立刻獵取了一部份讀者的注意；大家對他的態度也不像當年「紅與黑」誕生時那樣冷落了。一八四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巴爾扎克在巴黎評論(*La Revue de Paris*)上發表了一篇熱烈的文章來頌揚他的「芭穆外史」，但是他看了之後，只報以不快的微笑！

「芭穆外史」是斯氏在世最後一部出版的大著。這書之後，他又着手寫一部自傳體的小說「露西盎·樂琴」(*Lucien Leuwen*)。可惜此書斯氏無福完成。斯丹達爾走過一條幽暗的道路，身體漸漸不支，患了中風的毛病。然而他還努力寫作，不肯休息，在去世之前，有還創作了不少傳奇式的中短篇小說。這類小說泰半取材料於意大利中世紀以來的軼聞、故事、傳說，加以斯氏特異的技巧，宣染的手法，高明的安排，一一化成了優秀的藝術品。它們後來輯錄成書，通稱為「意大利歷史故事集」(*Les Chroniques Italiennes*)，其中以「嘉思德樂女修道院主傳」(*L'abbesse de Castro*)一篇為最著名。

一八四一年十月，斯氏奉命辦理要公，抱病從意大利跑到巴黎。翌年三月初，舊疾復發，一陣突然而來的癱瘓使他跌倒街心，別人送他回家，他一直昏迷不醒，藥石罔靈

，挨到三月二十二號，這位十九世紀法蘭西的巨靈偉大的心理小說家使辭世長逝了。

在他死之前，他願意埋葬在有「夢幻之鄉」的意大利，並且還親自擬好了一個墓誌

銘。

HENRI BEYLE

(亨利·白爾)

MILANESE

米蘭人

SCRISSE

寫過

AMO

愛過

VISSE

(活過)

(11)

斯丹達爾是十八世紀觀念論的門徒，他的思想是順着德拉西 (Tracy) 艾爾維筱 (Helvétius) 和朵爾巴格 (D'Holbach) 的路子。「純粹精神」對於他是毫無意義的。他曾經說過：「上帝唯一的遁辭便是上帝根本不存在。」在生活的戲院裏，他所看重的只

是感覺底滿足，這兒所謂「感覺的滿足」，並不是指現代世界墮落的尋歡作樂，而是一種精緻而帶有幾分蠻性的沉醉。他譴責當時法國社會所流行一般「惰性」，指出人性的可悲，和生命力量的喪失，他又嘲諷社會道德的虛偽，愛情和婚姻的詭譎。他拿意大利大胆的，無拘束的愛情跟法國底作一對照，而崇拜十六七世紀意大利或西班牙的熱情愛（L'Amour Passion），在這種熱情愛中，他尤其看重勇氣與力量。但是「勇氣」化作感覺的享受，因為斯氏認為愛情是一切快樂的總和。他說：L'amour a toujours été pour moi la plus grande des affaires, on putoit la gueule（愛情對於我永久是最大的事情，或者不如說，唯一的事情。）所以斯氏竭力在他底著作中表現一種今日大家所謂「白爾主義」（Reylisme），這是一種「自我」的崇拜，蠻狂地克服所有的困難和障礙，不論道德的或是別的，只要達到享樂的目的，同時他討厭傳統譏笑和他那時代女人的 *berguenisme*（偽為為貞靜，矯作賢淑）。

斯丹達爾兩部名著，「紅與黑」和「芭穆外史」假是說明闡揚他的思想和理論最好的例證，也是表現「白爾主義」最具體的書。「紅與黑」裏的鈺連是一個殘酷的追尋名

利的青年，他拋棄了「紅」色軍績，披上了「黑」色的袈裟。因為在法國王政復古時代，牧師階級已取拿破崙的軍權而代之，前者的勢力遠大過後者，於是鈺連的內心掀起「紅」與「黑」的衝突，沖擊的波浪。他經過一番深遠的考慮，決定從「紅」色的路程走向「黑」色的路程。他跟社會作戰。和一個浪漫主義的角色一模一樣，他仇恨社會，因為社會束縛他，壓迫他，於是他要起來反抗，充分表示自我的精神，這就是白爾主義的一方面。「芭穆外史」的男主角法布利采（Furice）就是意大利的鈺連，也是渡過一個熱狂的青年時期，而後來獻身給宗教虛偽生活的。

斯丹達爾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潮流中是孤立，特異，無派別可歸的。然而他也具有某種浪漫主義的特性。這是因為他反常的奇癖的氣質，同時因為他注意愛情，以及他痛恨十七世紀的誇張浮飾的習尚。他在「拉辛與沙士比亞」一書中抨擊十七世紀那種死板拘泥的文學規律和社會教條，而舉出近代文學的優異。在另一方面說起來，他分析人物的性格。這正是斯丹達爾跟雨果一羣浪漫作家大不相同的地方，他分析人物性格的方面是「心理的」，但是他又注重事實；研究事實每一細節，剖闢入微，窮究人心深處的細

流。這麼看來，斯丹達爾又是個現實主義者。在「芭穆外史」中有關於拿破崙滑鐵盧（Waterloo）之戰的描寫。他描寫這一場決定歷史命運的偉大戰爭和雨果在「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中所描繪的完全不同。他的手法和題材的處置是現實主義底，也是心理分析底：而雨果則純粹運用浪漫主義的藝術。斯氏根據事實，憑藉經驗，一切都由主角自己一一經歷，由主角的眼睛看滑鐵盧戰爭，不帶作者自己絲毫的情感；描述細緻，不放鬆每個鏡頭，而雨果所作的則是巨幅的粗枝大葉的大客廳壁上的油畫，偉大而富麗，渲染着十足的浪漫派的色彩。斯氏描寫戰爭的技巧影響了後代不少作家，託爾斯泰（Leo Tolstoy）曾經說過，他讀了斯丹達爾的「芭穆外史」之後，才了解什麼是戰爭。

法國現代文學史權威居斯達夫·郎松（Gustave Lanson）說斯丹達爾是一個「人類心靈的觀察者」（observateur du cœur humain），我想還不如說他是一個「人類情感的分析者」。他分析人物的情感深刻到家，可是他並不憑依想像來描繪人生的圖畫和作分析的基礎，他是實實在在的用真實人生的磚瓦來建築他藝術的廟堂，而且他所分析的，所觀

察的多半是他自己，他把自己當作解剖的對象。——「我」，「我」，（*Moi*）還有比這更真實的嗎？我們可以說奧克達夫（*Octave*），——斯氏第一部小說的主角，鈺連，索黑爾、法布利彩都是斯丹達爾自己的寫照，他自己的性格的化身，人物的名字雖然改變了，然而性格還是不變的，他對於人生與愛情的態度仍然相同——自我主義，自私，冷漠，老是打着人生得失的算盤。同時他所描寫的女人實際上也都是他平生所見所接觸過的，不論貴族婦女，名門閨秀，中產階級女子，以及平民賤女，一一都可以在當日社會中找得到，羅德（*Rodard Rod*）在他的「斯丹達爾評傳」書中把斯丹達爾小說世界裏女人一共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聰明的，歡快而熱情的女人，例如「芭程外史」中的莎色維麗諾公爵夫人（*Duchess de Sanserrino*）。第二類是熱情而溫柔，但十分愚蠢的女人，例如「紅與黑」裏德樂雷納耳夫人（*Madame de Renl*）。第三類是殘忍的「較量輕重」的女人，這種女人缺乏熱情，有的是浪漫的想像的例如「紅與黑」裏的瑪蒂爾德·德·拉·莫爾（*Mathilde de la Mole*）。上面所說的種種都是斯丹達爾小說人物的主要性格。在這兒，我們必須說明一下，斯丹每部小說只是用全副力量來造一二個主要的

人物，而忽略甚至故意抹殺次要人物的地位，這又是他與浪漫主義的小說，以及與自然主義的小說的異點，同時斯氏描摹人物的藝術是「大刀闊斧」式的，粗綫條的。鈺連是這樣，法布利采也是這樣。人物的輪廓、性格，色采描成了，他便讓人物自己發展下去，作者自己靜靜地站在道旁，觀察人物怎樣的登場，怎麼的做作，怎麼扮演各種動作：總之他遠遠地離開他所創造出來的人物。在這一點上，他很像英國十九世紀女小說家簡兒、奧斯汀（Jane Austen）。雖然就小說的題材與內容或創作的源泉而論，二人的差別是不可以道里計，然而二人都具有一種古典的明朗和簡鍊的作風，都憧憬着十八世紀的生活藝術，同時二人對於自然風景都不注意，不像浪漫派似的加以詩的渲染。

此外我們在研究斯丹達爾作品的時候，特別引我們注意的是力量存在。斯氏讚美熱狂的搏擊的力量，崇拜行動與性格的力量。『我愛力；力就是我所愛的，一個螞蟻能表現力量，就跟一頭象一樣。』他曾經說過：『力是支配男人和征服女人最好的方法。』在「紅與黑」裏，讀者處處可以感覺到一種衝突的力在擴張，在燃燒。從開始到終結，這書就是力量衝突的場面，特別是心理衝突的過程。我們再看他的「嘉思德樂女修道

院主傳」，這部六萬多字的小說描寫一對十六世紀意大利年輕男女的戀愛的悲劇。男主角鈺爾（Juss）原是個強盜的兒子，堅實、英勇、有血有肉；窮苦不堪，但敢與貴族闊綽小姐海倫（Helen）做愛。他身經數次戰爭，英武異常，終於思想出個把計策，深夜攻入「嘉思德樂」修道院，企圖搶走女主持海倫，不幸失敗，演成令人掩卷嘆息的大悲劇。這書是斯丹達爾描寫十六七世紀意大利異國風光最優秀的作品，也是把「力」表現得很深刻的一部書，鈺爾就是力的化身。所以郎松說得好：「力的研究是斯丹達爾小說的靈魂」。

「紅與黑」是一八三〇年左右法國人民生活、社會風尚以及拿破崙失敗以後年青人思想轉變情形的記錄。我們決不能把斯丹達爾的「紅與黑」僅僅看成一個愛情的悲劇。它代表小說藝術的新傳統，它是西洋心理小說最崇高的成就，是「十九世紀的史乘」。「十九世紀的史乘」在這一一個大標題下，我們至少還可以舉出託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薩克萊的「名利場」，雨果的「悲慘世界」，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和左拉的「魯貢，瑪嘉家傳」來。巴爾扎克用海洋似的篇幅來製造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法蘭西社會的全

里的畫景。左拉寫了二十幾部史說，企圖描繪第二帝國時期一個家庭社會的和自然的歷史。而斯丹達爾做了一個心理與哲學的深刻的研究，他更把這研究安置在一片重要的歷史背景上。五百餘頁的篇幅包容了全部「人間喜劇」所包容的一切東西。他那麼細緻深邃地分析了大革命以來所造的社會生活內層的性質，人們心靈的祕密和行爲的動機。巴爾扎克只把事實呈獻給我們，讓我們看見人們爲了財產、地位、權勢，是怎麼的從事於野蠻的鬥爭，以及這種鬥爭的普遍的結果。他運用一種基本的假設，來描寫人類求成功的慾望，和貪婪的熱狂。斯丹達爾則一刀深入事物的靈魂。他更觀察靈魂的祕密，怎麼的靈魂化成性格，再由性格產生外表無數的動作，而這些動作裝成了社會的相貌。就是爲什麼一部「紅與黑」抵得上全部「人間喜劇」的原因。

譯者前記

法蘭西偉大心理小說家斯丹達耳 (Stendhal 1788-1842)，在我們的讀書界是不怎樣陌生的，不過他底幾部名著我們還沒有介紹過譯過來，同時批評他的文字也很少見，去年是斯丹達耳逝世百年紀念祭，據譯者所知，國內似乎還沒有人寫紀念他的文章。

斯丹達耳原名是亨利·白耳 (Henri Beyle)。他是法國東南部格雷匿布勒 (Grenoble) 地方人。從少沉湎夢想於軍績的榮耀，異國的風光與戀愛的激情；他艱苦又寂靜地創造他的藝術作品，描繪人物；掘發人性的深坑，刻畫主角的靈魂。他是近代西洋心

理派小說的老前輩，精神分析的宗師。然而，斯丹達耳在十九世紀初葉法國浪漫主義的洪流中，却是一個寂寞的孤僻的作家，人們不了解他，他也不求人們的了解。他所繼承的是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他簡潔的文體自言係摹仿拿破崙的刑法。他所憧憬和追求的是中世紀異國的生活與人情，他尤其留戀中世紀的意大利與西班牙的風情，他的文筆樸實、自然、流暢；他描寫故事人物的手法也是十八世紀式的，而小說情節的發展，緊張熱烈的場面和敘述的曲折，引人入勝，頗有我們中國歷代傳奇小說的味道。

他最偉大的名著是「紅與黑」與「芭穆修道院」。這兩部傑作在西洋文學史上的地位以及予後世的影響，是大家所熟知的，託爾斯泰讀了斯丹達耳的「芭穆修道院」後，說這書偉大小說關於拿破崙滑鐵廬之戰的描寫，使他懂得了什麼是戰爭。

我所譯的「嘉思德樂女修道院主」(L'Abbesse de Caotro)「蕻妮娜，蕻妮娜」，原收於斯氏的『意大利歷史故事集』中，是斯丹達耳中篇傑作中最優秀的二篇；斯丹達耳特有的技巧和心理分析的方法，在這兒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我相信這篇文章一定可以給我們一種新鮮的感覺。一種異常的刺激。

第一章

這是一八二——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整個羅馬都在盪動；貝公爵，聲譽蜚著的銀行家，在威尼斯廣場他新建的府第，舉行一個跳舞會。意大利的藝術，巴黎與倫敦的侈奢所能產生的最華麗珍貴的出品，都聚攏在一起，來裝璜綴飾這座府第。賓客雲集，車水馬龍。高貴的英吉利美人，靜嫻莊重，金色秀髮。都設法以參與這個跳舞會為榮耀。她們成羣結伴地來臨。羅馬最美麗的婦女跟她們作美麗的競賽。一個葦蔻年華的女郎，她眼睛的明輝和一頭烏黑美髮皆非羅馬人莫屬，由她父親帶領進來；所有的眼光全追隨着她旋轉。一種希罕難言的驕傲在她每一動作中顯露出來。

人們看得見，走進來的異國或陌生的客人，全被這跳舞會底顯赫華貴懾住了。「歐洲任何一位帝王的華筵一點也比不上這個，」他們說。

那些帝王們沒有一座羅馬式建築的宮邸；他們又不得不邀請他們宮庭的貴婦人；貝公爵約請的却只是一些漂亮的女子。那一晚對於他的選請，他自己覺得十分得意愉快。

男子們都似乎神魂顛倒，迷惑住了。在那樣多吸人心魂的婦女之間，問題是在於決定誰是最美；好些時候選擇未能安定；但是最後，那個蕤妮娜、蕤妮妮公主，那有一頭烏黑色的美髮和火一般的明睛的年輕女郎，被大家推選為跳舞會的皇后。立刻異國陌生客人和少年羅馬人，都離開所有的客廳，大夥兒到了她所在的那間客廳裏。

她父親，亞斯都路巴勒·蕤妮妮親王，願意她先跟兩三位德意志王公跳舞。她隨後接受了幾位非常漂亮又非常高貴的英吉利人的邀請；他們拘謹蹙蹙的神情厭惱了她。她似乎很喜歡折磨那個年輕的黎維歐·薩隈禮，他彷彿很愛她。這是羅馬最光耀顯著的年輕人，而他又是一個親王。然而，假使人家給他一本小說讀，不到二十來頁，他會把書卷扔掉，說這使他頭疼。在蕤妮娜看起來，這是他的一個弱點。

午夜之際，一樁新聞在跳舞會中傳佈開來了，而且這新聞頗為聳人聽聞。一個年青的燒炭黨人（註：意大利爭取獨立自由時期之革命團體，略似我國的祕密會社。）原先被囚禁在聖天使（Saint Ansel）城堡裏，就在當晚靠了化裝的幫助，越獄逃逸，並且當他走過牢獄最後的一道衛隊時，以一種傳奇式的英勇，竟用一把刺刀攻擊兵士；但是，

他目已受了傷，警衛們在街道上隨着他的血跡追趕他，大致認爲可以重新把他捉回來。

當人們講述這件故事的時候，黎維歐、薩隈禮，暈眩於蕃^二娜底驕矜儀態和美滿勝利，跟她剛剛跳罷了舞，將她扶送到她的座位上，他顯出差不多愛她愛得發狂的樣子，問她道：

「不過，天哪，那末誰最能討你喜歡呢？」

蕃妮娜回答他道：

「剛才逃脫了的那個年青燒炭黨人，至少他已經做了一些事，而不祇是生來活着就算了。」

亞斯都路巴勒親王走近他的女兒。這是一個闊綽的人，有二十年了，他沒有跟他的管家算過賬。而管家又以極重的利息，把他產業的收入又借給他。假如你在街上碰見他，你會把他當作一個老戲子；除非你瞧見他手上戴的五六只龐大的戒指，上面嵌着異常巨粒的金鋼鑽。他兩個兒子都做了耶穌會的教士，後來不久也都瘋癲死了。他忘掉了他

們，但是他的獨生女蕃妮娜不願意結婚，使他頗爲惋惜悵懣。她已經十九歲了，而且已拒絕了好些最體面的對方。什麼是她理由呢？猶如西拉（Syll）退位的那個理由一般：爲的只是憎惡羅馬人。

跳舞會的翌日，蕃妮娜瞧見她的父親，男子中最怠慢疏忽的人，他一輩子沒有受過拿一把鑰匙的麻煩，現在却小心翼翼的，鎖住了小樓梯的一扇門，這扇門是通到府第三層樓上一間房子的。這間房間有許多窗子，開向飾綴着橙樹的露臺。蕃妮娜出去到羅馬市上拜訪了幾個人家；她回家時節，因爲府第的大門被燈彩的裝置攔塞了，她的馬車只好由後門駛進來。蕃妮娜抬起了她的眼睛，她非常詫異，看見她父親謹慎地所鎖住的房間的一扇窗洞開了。她打發走她的伴娘，自己爬上府第最高的地方，盡力找尋，終於發現一扇鉄欄棚的小窗子，開向那橙樹飾綴的露臺。她先前瞧見的那扇窗子離開她不過兩步遠。無疑的，這房子顯然是有人；然而，誰在裏面呢？第二天，蕃妮娜終於得到一把小門的鑰匙，這門通到那橙樹的露臺。

她狐步似的靜悄悄的走近那扇還洞開着窗子的旁邊，一扇百葉窗扉恰好藏住她。在

那屋子深處，有一張床，有人躺在床上面。她第一個動作是退縮回來。但是她看見一件女人的大袍扔在一把椅子上，她再用心端詳一下那個躺在床上的人，她看清楚了她是個有一頭金髮的人，分明是非常年輕。她一點兒也不懷疑那人是一個女人。那件扔在椅子上的袍子染滿了血痕，還有些血沾在那雙放在桌子上面的女鞋上。不相識者動了一動，蕃妮娜確信她是受了傷的。一條滿是血跡的寬大的布，蓋住她的胸部，這塊布只是用幾根帶子繫住的，這決不是一個外科醫生的手給牠這樣處置的。蕃妮娜發現每天不到四點鐘，她父親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然後去探望那個不相識者，他很快的就下了樓，而踏上了馬車到維泰萊絲基（Viteleschi）伯爵夫人家裏去。當他一出去，蕃妮娜便爬上一個小小的花壇上，從那上面可以看見那個不相識者。她敏銳的心懷大大的受了激動；她同情那個這麼不幸的年青女人，她設法猜尋她的故事。那件血痕斑斑扔在椅子上的袍子。彷彿被幾下刺刀戳破了似的。蕃妮娜可以數得清那些扯爛的地方。有一天，她更清楚的看見那不相識者：她澄藍的眼睛疑視着雲天，似乎她在祈禱。一會兒工夫，盈盈淚水漲滿了她那美麗的眸子，妙齡公主幾乎不自禁地要跟她說話。第二天蕃妮娜在父親來到以

前，壯起膽來，自己一人躲在那座小花壇上面。她看見亞斯都路巴勒走進那不相識者的房間裏去，他拿了一個小籃子，裏面裝了些喫的東西。親王的神情有點不安，並沒有講什麼話。他那麼低沉的說話，雖然門窗全開着，蕃妮娜竟聽不見他的話語。他很快就走了。

蕃妮娜自言自語道：

『這個可憐的女人一定有許多可怕的仇人，因此我爸爸，那樣草率馬虎的性子，竟不敢信託別人，他自己每天費了大勁兒爬上一百二十級的樓梯。』

有一天晚上，當蕃妮娜輕輕的探頭朝着那不相識者的窗窺子，剛剛碰上了她的眼光，于是一切都被她發現了。蕃妮娜跪下地來嚷道：

『我喜歡你，我願意侍候你。』

那不相識者做個手勢讓她起來。

蕃妮娜又嚷道：

『我應該多多向你道歉，我愚蠢的好奇心弄得你該多生氣！我發誓保守你的秘密。』

並且，假使這對於你是萬分需要的話，我永遠不再來了。」

不相識者說道：

「誰能不覺得幸福呢，看見你？你住在這座府第裏嗎？」

蕃妮娜回答道：

「是的，不過我知道你並不認識我，我叫蕃妮娜，亞斯都路巴勒先生的女兒。」
不相識者看看她，帶着一股驚異的樣子，臉紅得厲害，隨即接上說道：

「請您許我願望，每天都來看我，不過我又希望親王不曉得您的光臨。」

蕃妮娜的心跳得非常厲害，那不相識者的態度，在她心目中是十分高貴文雅的。這個可憐的女人，無疑的冒犯了什麼勢道凜赫的人物，或許，由于一時的嫉妬發作，她殺死了她的情人。蕃妮娜不覺得她的不幸是出于一個庸俗平凡的原由。不相識者對她說，她肩膀上有一個傷口，這傷一直戳穿到胸部，而使她大大的痛苦。時常她發現她滿口都是血。

蕃妮娜喊道：

「而你沒有請個外科醫生！」

不相識者說道：

「您曉得，在羅馬，那些外科醫生，都得向警察廳確實的報告他們所醫治的所有傷口。因此親王只得屈尊自己用布來給我包紮傷口，這您剛才已看見了。」

不相識者以一種盡善美的雅致，毫不表現憐憫自己的遭遇。蕃妮娜愛他愛得發瘋了，只有一樁事卻使年輕之公主頗為疑惑心驚，這就是在一種實實在在非常嚴肅的談話中，不相識者總使勁的壓抑着一種突然要笑的慾望。

蕃妮娜對她說道：

「我能知道你的名字，是很快樂的。」

「大家叫我克萊蒙亭」

「好呵，親愛的克萊蒙亭，明天五點鐘我來看你。」

翌日，蕃妮娜發現她新交女友的病勢很沉重。蕃妮娜吻着她而說道：

「我要給你請一個外科醫生來。」

不相識者說道：

「我寧願死掉，難道我存心要害我的恩人嗎？」

蕃妮娜活躍地說道：

「羅馬總督，薩隈禮·嘉當薩拉大人的外科醫生是我們一個家丁的兒子；他很忠心盡職于我們，由于他的地位，他不怕什麼人。我爸爸懷疑他底忠心是不公道的，我派人去請他來。」

那個不相識者大喊出來，帶着一種使蕃妮娜吃了一驚的激情：

「我不要什麼外科醫生，你還是來瞧瞧我吧，假使上帝要把我領到他那裏去，我倒願意心滿意足地死在你的懷抱中。」

第二天不相識者病得更嚴重了。

蕃妮娜離開她的時候，說道：

「假使你是愛我的話。你得瞧瞧外科醫生，」

「假使他一來，我的幸福就消逝了。」

蕃妮娜回答道：

「我去派人請他來。」

那不相識者不說什麼話，拉住了她，並且握着她的手，親吻着。一陣長久的沉默，不相識者的眼睛裏盈滿了淚水。終於，她放開蕃妮娜的手，帶了一股萬念灰滅，辭世欲死的神氣，對她說道：

「我得向你招認一件事。前天，我騙了你，說我的名字叫克萊蒙亭，我是一個不幸的燒炭黨員！」

蕃妮娜，驚惶失常，推開椅子，立刻站了起來。

燒炭黨人繼續說道：

「我知道，我這個自白會使我失去唯一留戀眷念生命的幸福；不過欺騙你，我又太無恥了。我的名字是彼得·密西里黎，我今年十九歲，我爸爸是梵都，聖盎格魯地方一個窮苦的外科醫生，至于我呢，我是一個燒炭黨員。人家在我們的祕密集會時逮捕我，我上了鐵鍊，從羅馬涅（Romagne）被解到羅馬來。我又被拐在一個地窖裏面，那兒

日夜只有一盞孤燈照耀着，我在那裏度了十三個月。有一個慈善修行的好人有心拯救我，他把我化裝成一個女人。當我從牢獄出來，走過最後一道門的衛隊前的時候，他們當中有一個謾罵燒炭黨員，我上去揍了他一個耳光。我該向你担保，這並不是出諸一種虛妄的大胆，而實在是由於一種心不在焉。在這個莽撞粗魯的舉動之後，當夜在羅馬街頭我被人追逐，幾下刺刀刺傷了我，我已經精疲力盡了。我爬上一家大門敞開着的住宅，我聽到那些兵士也跟着我後面上階來，我跳進一座花園中；我掉落在一位在散步的女子旁邊，離開她只有幾步遠。

蕃妮娜說道：

『維泰萊絲基伯爵夫人，我爸爸的女友。』

密西里黎笑起來道：

『怎麼？她已經告訴了你？不過不管怎麼樣，我雖永遠不該說出她的名字，但確是這個女人救了我的命。當兵士走進她家來要抓我的時候，你父親把我保護出來，送我坐在他的馬車裏面。我覺得現在病勢轉重了：好幾天以來，我肩膀上刺刀的創傷阻礙了我

的呼吸。我快要不中用了，希望是烟消雲散了，因為我再看不見你了。」

蕃妮娜不耐煩聽他說話，她突然走了；在他那雙這麼秀嫻的眼睛中；密西里黎尋覓不到半點憐憫，但是只是有一種受了傷的驕傲自貴性格的表情。

當夜，一個外科醫生出現了；他獨自一人來的。密西里黎完全絕了望；他發愁再也不能跟蕃妮娜會面了。他詢問那外科醫生，醫生只是治理他的病，而不回答他。隨後的好些天，一樣的沉默，無所問聞。彼得的眼睛沒有離開過那扇橙樹花壇的窗子，蕃妮娜平常總是打從這裏進來的；他是滿腹寡歡，一腔愁緒。有一次，將近午夜的時候，他相信看見有人在那橙樹花壇上面的影子裏；這是蕃妮娜嗎？

蕃妮娜夜夜來，用她的面頰貼着那個年青燒炭黨員的窗玻璃上面。

她自言自語道：

「假如我一跟他攀談起來，我一切都完了。不，我永遠不應該再來看他的！」

這個決心確定了，她卻壓抑不住自己，回憶起以前給過這個年青人的友情，那時節她那麼愚蠢的相信他是一個女人。在那樣香甜溫情的親暱關係之後，現在她必須把他忘

託掉！在她思路最爲明朗的時候，蕃妮娜一想到她自己的心思意念的變化，不禁害怕起來了。自從密西里黎完全講出來之後，他往日所慣于思索想念的一切事物，都好像遮蔽住一層翳幕，只在遙遠的遠方呈現着。

還不到一個禮拜，蕃妮娜，蒼白而顫抖，同一個外科醫生跨進了青年燒炭黨員的屋子。她是來告訴他，他一定要請求親王自己不必再來，換個家丁來好了。她待了不到十分鐘：但是幾天以後，由于仁慈憐憫的緣故，她又跟那個外科醫生來了。有一個夜晚，雖然密西里黎已經好多了，而且蕃妮娜不再有憂懼他性命的藉口，她自己竟大胆的來了。一見了她，密西里黎彷彿上了幸福的凌霄。不過他打算掩藏他的愛情；尤其是他不願意破裂一個男子應有的尊嚴。蕃妮娜走進他屋子裏的時節，容顏紅豔得非凡，而怕聽一些愛情的言辭，結果她卻倉皇困惑于他對她所持的高貴誠摯，而又溫存親熱的友情之前了。她走了，他也沒挽留她。

幾天之後，當她再來時。他還是同樣的舉動，同樣敬愛忠誠的保證與永生的感恩。她毫無意思在青年燒炭黨員的熱情上安置一具輻轡，蕃妮娜祇是自己問自己，是不是她

單方相思。這個年輕的女郎，向來是孤芳自賞十分傲慢，現在感覺到她的瘋狂的廣袤，又辛辣又煩憂。她假裝很高興，或者異常冷漠。來的次數也少了，但是却又不能不來看看這個年青的病人。

密西里黎，正被愛情焚燒得厲害，然而一想到他卑賤無聞的出身以及他自己所負的責任，他就立定心意他決不提及愛情，除非蕃妮娜待了八天不來看他的話。年輕公主的驕傲卻一步步的消滅了。

末了，她向自己說道：

『是的，假使我去看他，這是爲了我自己，爲了討我自己喜歡，並且我永遠不明白告訴他是我激起我的興趣的。』

她拜訪密西里黎，待在他那兒的時間也長了，他跟她說話，好像他當着二十個人說話似的。有一個晚上，一整天她恨着他，討厭他，決意再對他比往日更冷淡，更嚴厲，但一會兒她告訴他她是愛他的。很快的，她再沒有什麼可拒絕他了。

要是她的瘋狂是雄厚深沉的話，那末蕃妮娜一定是十全十美的幸福了。密西里黎不

再持着他自己以爲理所當然的男子的尊嚴。他熱愛，好像一個意大利十九歲年青人的初戀。他富有熱情愛的所有的深慮與謹嚴，他甚至於向這位如此高傲的年輕公主，承認他用什麼手段來誘感地來愛他。他對於自己過度的幸福是非常驚奇的。四個月迅速地就流逝了。有一日，外科醫生答應他的病人以行動自由了。我該怎樣辦？密西里黎想道，繼續躲在全羅馬一個最美麗的女人家裏嗎？而那些卑賤污穢的暴君把我囚禁在牢獄裏十三個月，不讓我見陽光，他們會以爲已經喪了我的胆子！意大利，妳真是不幸呵，假使妳的子孫們只爲了這區區之事就拋棄了妳！

蕃妯娜深信彼得的最大的幸福，是永恆的跟她依戀不離。他似乎是太快樂了；但是拿破崙將軍的一句話慘痛地回響在這個年輕人的靈魂裏，這句話影響了他關於女人的一切的舉止。在一七九六年，當拿破崙將軍離開貝雷西亞（Erescia）的時節，那些市民一直送他到城門口，他們對他說：貝雷西亞人民之愛護自由，遠勝過其他一切的意大利人。

他回答道：

「對啦，他們喜歡跟他們的情婦談論自由。」

密西里黎向着蕃娜說，現出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情：

「等到夜色來臨時，我一定得出去了。」

「在天亮之前，你留神回到府第裏來就是了，我等候你。」

「黎明時分，我已經離開羅馬好幾里路了。」

蕃娜冰冷地說道：

「好呵，那末你往哪兒去？」

「到羅瑪涅。去報仇。」

蕃娜十分安靜閒適的神氣接上說道：

「我很富有，我希望你會從我這裏接受一些軍火和錢財。」

密西里黎沒有蹙眉頭，瞧着她好些工夫；然後，投進她的懷抱裏，對她說道：

「我生命的靈魂，你使我忘記了一切，甚至于我的責任。不過你的心靈越是崇高，

你越應該懂得我。」

蕃 娜啼哭了好久，終於雙方同意了，他到後天才離開羅馬。

第二天她向他說道：

「彼得，你常常跟我說起，一個名揚四海的人物，譬如說吧，一個羅馬親王，他如果能慷慨解囊，獻出大宗錢財來，就會爲自由立下極偉大的功勞，假使奧地利永遠在別的地方從事其大戰，離開我們老遠老遠的。」

彼得十分詫異地說道：

「當然囉！」

「好吧，你有的是膽量；而你所缺乏的不過只是一個高顯的地位：讓我來和你結了婚，而且給你二十萬磅年息。我一手承當此事，去得到我爸爸的同意。」

彼得自己撲落在她的腳邊：蕃 娜是樂得心花怒放，容光煥發。

他向她說道：

「我熱狂的愛你，但是我是個可憐的國家奴僕，意大利越是不幸，我越應該盡忠報效。爲了得到亞斯都路已勒先生的同意，好幾年內，我不得不扮演一個悲慘的角色。蕃

妮娜，我拒絕你。」

密西里黎匆匆忙忙地吐出這句說。他幾乎喪失了勇氣了。

他喊道：

「我的不幸，就是我愛你比我自己的生命還多，我離開羅馬對於我就是最重大的刑罰。啊！意大利何不能早日脫離那些野蠻人而獨立，這是多麼快樂，我和你上船跑到亞美利加過日子！」

菲妮娜霜冰似的凍僵在那裏，這種對他締姻的拒絕大大刺傷了她的驕傲；但是，一會兒，她自己就投入密西里黎的懷中了。

她驚叫道：

「在我看起來，你從來沒有這樣可愛過，是啦，我的鄉下小外科醫生，我永遠是你的，你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像我們古代的羅馬人一樣。」

所有一切關於將來的思念，所有一切分明的悲苦的提示都消逝了；這是一時爐火純青的愛情。當彼此恢復了理性的時候，菲妮娜說道：

「你一到羅馬涅，很快我就會跟上來的。我會設法叫醫生吩咐我到波黑達（Pootka）溫泉洗澡去。在福爾麗（Folli）附近，在聖尼珂洛（San Nicola）地方，我們有一座城堡，我將會在那邊駐足停留……」

密西里黎嚷道：

「在那裏，我跟你共度今生！」

蕃妮娜回答道，現出一朵嘆息：

「從此以後，我命裏註定要我膽大妄爲，爲了你，我毀了我自己，但是，管牠哪……你能愛一個聲名狼藉的女孩子嗎？」

密西里黎說道：

「難道你不是我的妻子，一個永生崇拜敬愛的妻子？我曉得愛你，保護你。」

蕃妮娜必得出去拜望人家。她剛剛離開密西里黎而去，他就開始發覺他作爲的野蠻

了。

他自言自語道：

「一國家」算什麼東西？這不是一個人，由於寵愛慈善，我們應該知恩報答他；而且假如他一切患難隔身，我們不報效相助，他就會責罵詛咒我們的。「國家」與「自由」，這二者就好像我的外套，這於我若是有用的物件，我理當購買一件，這是實在的，假使我父親沒有遺留給我的話；不過，畢竟我是愛「國家」與「自由」的，因為這兩樣東西對我有用。假使我沒有什麼大用處，假使您們對於我彷彿是一件八月天的外套，買牠們有什麼好處呢？還出那麼大的價錢？蕃妮娜多美變風流！她又有那樣了不起的奇才！人們會來奉承她，討她歡喜的；她會把我忘記掉的。那有一個女孩子，會是從一而終的？這些羅馬的王公大人，我唾罵輕蔑他們不配身為公民，比起我來却有那樣多的方便！他們必定會得到她的歡心，啊！我一走，她就忘掉了我，而且我就一輩子失去她了。

夜半時分，蕃妮娜來看他：他告訴她，他方才是怎樣的投落在猶豫躊躇中，並且爲了愛她的緣故，爲怎樣討論訴說「國家」那個偉大的名詞。蕃妮娜聽了十分高興。

她向自己說道：

「假使他一定非在國家與我中間，二者選擇一樣的話，我是會「近水樓台先得月」的。」

附近禮拜堂的鐘敲了三下：最後分別的時辰已到了。彼得從他情人的懷抱裏拔出自己。他已經走下那道小樓梯了，而蕃 娜噙住了她的眼淚，朝着他微笑地說道：

「假如你被一個鄉下窮女人好心照料了一場，難道你一點兒也不有所表示，來感謝她嗎？難道你不設法報答她一點嗎？未來是風雨無定的，你將要在你的仇敵中間來去，把我當做一個可憐的女人吧，給我三天，算是感謝之意，作為清我給你的一番愛護照料的酬報。」

密西里黎留下來了。最後他還是離開羅馬。由於一張從外國使館買來的護照，他回到了他的家中。這是一場皆大歡喜的情景，人們以為他已經死了，他的朋友們慶祝歡迎他的無恙安還，打算殺死一兩個馬火槍手。（這是在教皇治下的憲兵的名稱）。

密西里黎說道：

「沒有必要，不要輕易殺害一個善用武器的意大利人：我們的國家，不像那個幸福

的英吉利那樣是一個島國，我們缺少的是兵士來抵抗歐洲大陸帝王們的侵略。

過了一些時日，密西里黎，被那些火槍手緊緊的追逼着，只好用蕃妮娜送給他們的手槍殺死他們兩個。於是人家懸賞通緝他。

蕃妮娜並沒有上羅瑪涅去；密西里黎相信她已忘掉他自己了。他的虛榮心受了創傷；他不禁開始深深的想到那分隔他與他情婦的階級的差異。有時節，他顧影自憐，或者思念往日的幸福，他想回到羅馬看看蕃妮娜在做些什麼事。這種愚蠢狂妄的思緒慢慢的戰勝了他的責任觀念。直到某一個黃昏，山中一座教堂的鐘，以一種奇異古怪的方式，響着晚禱的鳴聲，彷彿那撞鐘者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這是燒炭黨員召集舉行秘密會議的信號；密西里黎到了羅瑪涅之後，就加入了這個社團。就在這一夜裏，大家聚集在樹林裏而某座隱居者的院落內。那兩個隱士，被鴉片烟麻醉了，沉沉甜睡，一點兒也不清楚他們小住宅被人當做了什麼用途。密西里黎，十分煩憂的來到那邊，聽到說他們的秘密社團的首領被逮捕了，而他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年青人，被選做那個秘密會的首領，這會社裏有的是五十開外的人，自從一八一五年繆哈（Murt）遠征以還，就在做結黨策謀

的工作。接受了這個意外的榮譽，彼得覺得他的心志志的跳着。當他獨自一個人的時候，他下決心不再想念那個忘掉他的羅馬年輕女郎了，而把他所有一切的心思供獻給『從野蠻人手中解放拯救意大利』的職責。

兩天之後，密西里黎以一個秘密黨員首領的身份，在許多人家給他的來往的報告文件當中，看了一個報告：說蕃妮娜公主新近到了她的聖尼珂洛城堡。讀到她的名字，一種快樂少而憂慮多的情緒投落在他的靈魂上。這是徒勞無用的，他雖自以為一心盡忠報效國家，因為他管制了自己沒有當晚就跑到聖尼珂洛城堡去；但一想到蕃妮娜，他就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做他的事。第二天他去拜訪她；她像在羅馬一樣的愛他。她父親要她結婚，遲緩了她的行程，她帶來兩千金幣。這筆突然而來的援助，神奇的幫了密西里黎奠定他新地位的信用。他們派遣人手到歌爾風（Cotton）定做刺刀；他們買通了那負責追捕燒炭部人的教皇委任大使的親信祕書。他們也得到了替政府做奸細的牧師的名單。

就在這一個時期，在不幸的意大利曾經再三企圖的舉事中，最不輕舉妄動的一次策謀，完全了牠的組織。我不想在這裏做不適宜的詳述，我所要說的是，假如這次舉事是

馬到功成的話，密西里黎可以得到一大部份的光榮。靠着牠，成千的叛徒會揭竿起來，只要信號一發下來，便武裝好了，等待上級首領們的來到。最後決定性的時機快到了，但是，猶如通常所發生的事一樣，由于首領們的逮捕，策謀終于麻痺了，無能爲力了。

蕃妮娜才到了羅瑪涅，便自信看見國家的愛情使她的情人忘記了別的一切的愛情了。羅馬年輕女郎的驕傲使她自己怨惡萬分。她打算自己解釋一下，但是不可能；一種黑色的憂傷佔有了她；她自己也很驚奇，她居然咒罵起自由來。有一天她上福爾麗去看密西里黎，她的尊嚴高傲直到今日還能主宰的痛苦，如今已失掉了駕御的力量了。

她對他說道：

「實在的，你竟能像一個丈夫一樣的愛我；這不是在我的估計之內的。」

一會兒，兩行熱淚湧流了；但是，這是由於她自己恥於居然屈尊卑謙到如此的田地。密西里黎答覆她這些熱淚，是一種心旌搖搖，別有所屬的神情，忽然，蕃妮娜有意要離開他而回到羅馬去。她覺得她方才那樣講話，是太懦弱無能了，她這麼處罰她自己，她體味到一種殘酷的歡樂。沉默了一些時候之後，她頗有破釜沈舟的決心；她自己覺得

太配不上密西里黎了，假如她還不離開他的話。當他在他的身邊無法找到她的時候，她能以他的警詭的痛苦而自己覺得喜悅。後來一想，她爲了這人不知做多少傻里傻氣的事，還得不到他的愛情，真使她深深的感到柔情如水，軟化了心靈了。於是，她打破了沈默，想盡方法，從他那裏扭出一句愛情的話語來。帶着一股恍惚的神氣，他向她說了不
少非常溫柔的話；但是當他說到政治方面的事時，他講話的語調顯得分外的深沈了。他痛苦的嘆道：

「呵！假使這次行動不成功，假使又叫政府發現了，我就完事不再幹了。」

蕃妮娜靜立不動聲色。一個鐘頭來，她以爲這是她最後一次看見的她情人了。他所吐露出來的這句話，猶如一綫致命的光閃落在她的心靈上。她向自己說道：

「燒炭黨員受了我好幾千金幣。他們一定不會懷疑我對於他們策謀的忠誠。」
蕃妮娜幻想了一會兒工夫，便對彼得說道：

「你願意不願意跟我到聖尼珂洛城堡過二十四個鐘頭呢？今天晚上你們的集會你不必去了。明天清晨，在聖尼珂洛，我們可以散散步；這樣會安靜緩和你的激動，而且叫

你頭腦冷靜，這是你很需要的，在這種嚴肅沈重的環境裏面。」

彼得答應下來了。

蕃妮娜要去準備旅行諸事，離開了他，跟通常一樣，鎖住了那間她隱藏他的小屋子。她跑到她一個侍女家待，這個侍女以前因出嫁而辭了工的，現在福爾麗開舖子做小生意，一到了這個女人家裏後，蕃妮娜就匆匆忙忙的，在她屋子裏所找到的一本讚美書的邊緣上，寫着字，寫明當晚燒炭黨人祕密集會的準確的地點。她用這些字句結束了她的告祕：『此次祕密集會乃十九人所組織而成，其人名及地址一一開列如下』。開完了這張名單，她看了一眼以為十分確實詳明，只是密西里黎的名字被刪掉了，她向那個她所信賴的女人說道：

『把這本書拿到教皇代表大主教那裏：請他念一遍上面所寫的字，再請他把書還給你，這裏是十個金幣；假如教皇代表萬一喊出你的名字來，你一定得死，不過假如你把我方才所寫的那一頁唸給教皇代表聽，你就救了我的命。』

一切都如人意。教皇代表的懼怕使他失了一個大人物應有的儀態，他允許那個求見平民婦人進來，不過得戴上假面具，並且她的雙手得用繩子細住，在這種情態之下，那個商婦才被召到大人的面前，她發現他縮在一張蓋上綠氈的大椅子後面。

教皇代表讀不讚美書的那一頁，把書遠遠的離開他擒住，心怕書上染有精妙的毒藥。他把書還給商婦，並不派人追隨她。蕃娜離開她的情人還不到四十分鐘，當她看見她舊時的侍女已經回來了，她又回去看密西里黎，她深信從此以後他一輩子是她的了。她告訴他城裏有一種異常的舉動：人家注意到那些警衛的火槍手在他們從不露面的街衢，巡邏偵察着。

她接上去說道：

『假使你肯相信我的話，我們此刻就動身到聖尼珂洛去。』

密西里黎贊同她的主意。他們倆徒步到年輕公主的馬車那裏，她事先付給一個慎重心腹的陪媽許多錢，叫她在離開城郊半里路程處等候她。

來到聖尼珂洛城堡，蕃娜，由于她荒誕不經的詭異的舉止，心神恍惚，如有所失

，加倍的待她情人甜蜜溫存。但是一跟她吐露情懷，蜜語愛呢，他就覺得她是在演一齣喜劇。昨天夜晚，做了出賣叛逆的事，她忘掉後悔，如今緊摟着她的情人，她向自己說道：「有一句話是我可以向他說的，不過這句話一說出來，立刻而且永遠的，他就會厭惡我了。」

在夜半，蕃妮娜的一個家丁粗狂地走進她的臥房裏，這個人也就是一個燒炭黨員，她沒有懷疑過這。如此看來，密里西黎對她還是祕密的，即使是這些細節的事，她氣得直顫抖。這個人來警告密西里黎：說夜間，在福爾麗，那些十九個燒炭黨員的住宅都被人包圍起來了，正當他們開完祕密會議回家的時候，統統被捕了。雖然倉忙匆促之閒事發，有九個人逃掉了，抓住了的十名燒炭黨員已經解到市政府的牢獄裏。進獄之時，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自己跳入一口極深的水井裏去，而自殺了。

蕃妮娜大失神色，驚惶莫名。幸虧彼得並沒有注意到她，否則，他可以在她眼睛中讀出她的罪惡來。

那個家丁又接着說道：

「此刻福爾麗的畫畫在所有的街道上佈成了防綫。每一個兵士與鄰近的兵士那樣靠近，差不多彼此可以接談。老百姓不能從這一條街道穿過那頭街道，除非經由那些有軍官監視着的地方。」

等到這個人出去了以後，彼得苦心焦思了一會。他最後說道：

「現在沒有什麼可幹的了。」

蕃 娜似乎是九死一生的樣子，她在她情人的眼光底下顫抖着，他對她說道：

「那末，爲什麼你這樣的驚惶呢？」

但他在思索別的事情，就沒有再瞧她了。

「你瞧，祕密集會又被人發現了；我想你可以安靜安靜些一時候了。」

密西里黎回答她說道，現出一朵伊她戰慄的微笑：

「非常安靜。」

她出去到聖尼河洛村鎮牧師那兒，做了一次必要的拜訪，也許，他是耶蘇會的好細。在七點鐘她回來預備喫晚飯的時候，她發現她情人所隱匿的小房間已人去樓空了。她

驚惶若失，滿屋子跑來跑去尋覓他，但是無跡可求。絕了望，她重新折回那間小屋子，就在這一刻，她看見一張便條；她讀看：

『我上教皇大使那邊自首投獄去；我對於我們的行動已寒了心了；蒼天似與我們作對。誰出賣了我們？無疑的是那個投弁自盡的傢伙。既然我的生命對於可憐的意大利沒有什麼用場，我不願意叫我的同志們，因為只有我一個人沒有被捕，便猜想是我出賣了他們。再會吧；假如你是愛我的，設法爲我復仇吧，圖滅、剷除那個出賣叛逆我們的無恥之徒，就是我的父親，也要同樣辦！』

蕃 娜倒在一把椅子上，差不多昏暈過去了，陷入最殘酷兇烈的痛苦裏。她不能再有所言語。她的眼睛又乾燥又熾熱。

後來她跪在地上，她大聲嚷道：

『天啊，聽我發誓，對啦，我一定懲罰那出賣的無恥之輩，但是首先我得把彼得解救出來。』

一個鐘頭之後，她已上路回羅馬去了。她父親老早就逼她回家。當她沒有回來以前

他已安排好了把她許給黎維歐，薩隈禮親王。蕃妮娜才到了家，她父親就提心吊膽地把這件事告訴了她。大大的出於他老人家的意料之外，她一口便答應下來了。當晚，在維泰萊斯基伯爵夫人家裏，她父親差不多很正式的把黎維歐先生介紹給她。她跟他暢談了好些時候。這是一個最文雅的年青人，他有最漂亮的馬匹；不過，雖然大家都認爲他才識睿明，他的性格似乎太輕浮虛華了，因此政府方面一點兒也沒有懷疑過他。蕃妮娜心想她要是把他捉住了利用，他可以變成一個適當的可供驅使的人。既然他是羅馬總督，警察總長，薩隈禮、嘉當薩拉大人的內姪，她猜度那些奸細偵探們決不敢追隨他。

好幾天以來，蕃妮一心一意好自款待可愛的黎維歐，之後，她告訴他永遠不能配做她的丈夫，她接着說，他的頭臉太輕浮太簡單了。

她對他說道：

「假如你不是一個三歲小毛毛，你叔父底下的人手不會什麼事都瞞住你的。譬如說吧，最近在福爾麗肇事的燒炭黨員，人家要採取什麼手段來處置他們呢？」

過了兩天，黎維歐來告訴她，在福爾麗被逮的燒炭黨員都逃之夭夭了。她一變又黑

又大的眸子凝視着他，浮現一派非常瞧不起他的痛苦的微笑，整整一晚上她不屑跟他講話。第三天，黎維歐面頰緋紅來向她承認：人家首先欺騙了他。

他向她說道：

「不過，我已經得到了一把開我叔父公事的鑰匙；我從那兒找到的一些文件上，知道有一個會議，或者是委員會，由最心腹的大主教和各教長組成的，一個非常祕密的集會，考慮在拉凡納（Ravenna）或者羅馬審判燒炭黨員的問題。在福爾麗，抓住了的九個燒黨黨員，以及他們的首領，名叫密西里黎的，他自己來投獄自首，真是一個大傻瓜，他們現在都關在桑萊歐城堡裏面。」

一聽見「大傻瓜」這個字眼，蕃妮娜使勁兒的擰了親王一把。

她向他說道：

「我要我自己去看看那些官廳文件，跟你一塊兒到你叔父公事房去，你或許看錯了。」聽見了這些話，黎維歐先生打了一個寒噤，蕃妮娜向他所要求的是一樁幾乎辦不到的事；但是這位妙齡少女的怪譎反而大大增加了他的愛情。不到幾天，蕃妮娜化裝成一

個男人，穿上了一件黎隈禮府第用人的漂亮制服，在警察總長最秘密嚴重的文件堆中度過了半個鐘頭。她不禁心花怒放，得意洋洋，當她發見了「被告彼得·密西里黎」的逐日報告的時候。拿了這份文件，她雙手老在抖擻，再看一下這個名字，她差不多覺得她自己要病倒了。走出了羅馬總督的府第，蕃娜允許黎維歐先生擁抱她。

她對他說道：

「你辦得不錯，我原先是試試你的。」

年青的親王聽了這句話以後，爲了逗蕃娜快樂，幾乎可以放把火燒掉梵蒂岡。那天晚上，在法蘭西大使館裏舉行了一個跳舞會，蕃娜跳舞得很久，而且差不多每次總是跟黎維歐跳的。他幸福得沉醉了，都沒有思索的空閒。

有一天蕃娜對他說道：

「我爸爸脾氣有時候極古怪的，今天早上他趕走兩個用人，他們都到我這邊哭鬧。

一個請求我安插在羅馬總督你叔父那兒；另一個則曾在法蘭西人底下當過破兵的，他願意在聖天使城堡那邊服務。」

年青親王活潑地說道：

『兩個人我都用起來就得了。』

蕃妮娜慢慢的回答說：

『我是向你要求的這樣的嗎？我已把那可憐人的哀求一個字眼兒一句詞兒的重複給你聽了，他們應該達到他們的懇求的，此外不必談別樣的事。』

沒有比這樁事更爲困難了。嘉當薩拉根本不是一個馬虎怠忽的人，他的家丁一定要他很清楚他們的底細。在一種表面上的茂美歡誤的生活之中，蕃妮娜有的是懊恨和煩憂。這件事的遲移不決直刺痛了她，她父親的管家供給她錢使用，難道她應該逃出她父親的家而跑到羅瑪涅設法營救她的情人嗎？這個念頭多麼不合理，她却幾乎要這樣做去，但那時機終於憐憫她了。

黎維歐向她說：

『密西里黎所領導的祕密組十個燒炭黨員快要解到羅馬來了，除非在判決之後，就在羅瑪涅當地正決。這是我叔父今晚從教皇那兒才得到的消息。在羅馬只有你我兩個人

曉得這個祕密，你該滿足了吧？」

蕃妮娜回答說：

「你變成懂事的大人了，把你的畫像送給我吧。」

密西里黎應該解到羅馬的前一日，蕃妮娜借了個藉口說要去齊塔·珈斯表蘭那，從羅馬涅解到羅馬的燒炭黨員，要在這座城池的監獄裏住宿一夜。她第二天早上瞧見密西里黎，正當他從監獄裏出來的時候。他獨自一人被鐵鏈鎖在一輛貨車上，他臉色十二分蒼白，但是毫無垂頭喪氣的樣子，一個年老的婦人扔給他一束紫蘿蘭花；密西里黎微笑着感謝她。

蕃妮娜已經看見她的愛人了，她所有一切的思緒心情全盤刷新了；她有了新的勇氣。好久以前，她已經使嘉利（Carl）感恩她，他是在聖天使城堡當司祭的神父，她的愛人就要囚禁在這裏。她請他做自己的聽懺悔的牧師。當一位公主，羅馬總督姪媳的懺悔教士，在羅馬原是件了不得的事。

福爾麗燒炭黨員的案件並不遲緩擱置。激烈派份子阻止不了他們被解到羅馬，爲了

報復起見，他們便提議組織一個委員會，由野心最蓬勃而厲害的長官審判他們，而由警察總長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

制裁這些燒炭黨員的法律本來是很嚴峻的。福爾麗的黨員毫無希望了；他們用盡可能的遁辭詭計也保存不了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法官不但判決他們死刑，而且有幾個人提議採取兇辣殘忍的酷刑，剝割手掌等等。警察總長，（他的權勢已經很穩固，當審判官祇是身外之事。）以為用不着剝割手掌，他帶了判決書去給教皇看，他打算把那些罪犯減刑為數年的禁錮。只有彼得·密西里黎是例外的。警察總長把這年青人看做一個狂熱執迷的危險人物，而且，此外我們曾提起過，他以前殺死了兩名火鎗手，即使不論其他，也就該判決死刑。在警察總長從教皇那兒回來之後，蕃妮娜就知道了判決與減刑的事情。

翌日，將近午夜時分，嘉當薩拉大人回到他的府第，他找不到他的內寢侍役：總長一邊驚異着，一邊按鈴，按了好些時候，最後只有一個儒弱的老家丁出現：總長不耐煩了，他決意自己脫衣服。他鎖好了門，天氣非常悶熱。他脫下他的上衣，摺成一團，

往椅子一扔。扔得用力過猛了，扔過了椅子，這件衣裳打開了洋紗的窗戶簾兒，露出一個男子的身形。總長急忙地跑到床頭，抓到了一把手鎗，當他再走近窗子旁邊的時候，一個十分年青的人，穿了件制服，手裏拿了一把手鎗向他走來。看到了這種情形，總長把手鎗舉到他眼睛邊上，他正要放鎗。那個年青人，微笑着對他說道：

『怎麼？大人，你不認得蕃妮娜，蕃妮娜了嗎？』

總長發怒了，回答道：

『這個玩笑是什麼意思？』

那個年輕的女郎說道：

『頭腦冷靜一下來理論吧，首先你的手鎗裏沒有實彈。』

總長大喫一驚，一看果然如此；隨後他從背心口袋裏拔出一把刺刀來。
蕃妮娜向着他說，現出一種嬌媚的威嚴的神情：

『我們坐下來吧，大人。』

她就若無其事似的坐在一把安樂椅子上。

總長說道：

「只有你一個人嗎？」

蕃妮娜道：

「絕對一個人，我向你發誓！」

總長倒要細心的證實一下：他在屋子裏走了～圈兒，各處都看了一眼，隨即他坐在一把椅子上，離開蕃妮娜只有三步遠。

蕃妮娜，又溫柔又安靜的樣子說道：

「我那裏有興趣要迫害謀殺一個心地溫良的人，因為繼任他的也許會是一個熱頭昏腦，懦弱無能的人，祇能自損損人」

總長幽默的說道：

「那末，你願意怎麼樣，小姐？這幕戲對我不大合適的，並且不應該長演下去。」

蕃妮娜回答說，現出驕傲的神情，忽然忘了她文雅靜嫻的儀態：

「我要所說的一切是在你，而不在我。有人願意那個燒炭黨員密西里黎保全他的生

命；假如他被殺掉，你不會比他多活一個禮拜的。我自己對於此事沒有一點兒關係，你也許抱怨我的搗亂胡鬧，首先，我之所以這樣做，爲了好玩，此外，爲了幫忙我一個朋友。我願意，（蕃 娜繼續說下去，重新現出她柔和斯文的儀態。）我願意幫一個有腦筋的人的忙，救他一命，他很快就會是我的叔叔的，而從情形上看，他這家的勢道全該靠他傳綿久遠的。

總長去掉了老養成怒的樣子。蕃妮娜的美麗愛嬌無疑有關這個迅速的變化。在羅馬，大家都曉得嘉當薩拉大人對於漂亮婦女的鑑賞才能，而蕃妮娜真叫人魄消心動，她化裝成一個薩隈黎府第的小廝，穿着整整齊齊的絲襪子，一件大紅的背心，銀袖章天青色的小外套，手裏拿了一把手槍。

總長差點兒笑出來，說道：

『我未來的姪媳，你胡鬧的本領也真高明，這不會是最後一次吧？』

蕃妮娜回答道：

『我盼望這樣一位大智大慧的人能替我嚴守祕密，尤其是在黎隈歐面前，爲了使你

確能保守祕密，我親愛的叔父，如果你真能答應我，担保我朋友所愛護的人的性命，我將給你一個親吻。』

羅馬婦女曉得怎樣用半開玩笑的語調來處理嚴重的事件，蕃妮娜也是這樣的襲沿故技，一邊繼續談話，一邊能把這次從手中的手鎗開始的晤會，做得像是年輕的薩隈黎公主拜訪她的叔父羅馬總督一樣。

不久，嘉當薩加大人，以一般驕傲的神氣，拋開他是迫于恐懼的觀念，而給他的姪女講挽救密西里黎種種困難的地方。總長一邊談話論，一邊跟蕃娜在屋子裏踱來踱去；他從他的壁爐拿下一瓶檸檬水，倒進一個水晶的杯子裏。當他正要把杯舉到嘴唇邊兒上的時候，蕃妮娜奪過杯來，在手裏拿了一會，似乎出諸一種心不在焉的心情，把杯子扔到花園裏。過了一會兒，總長從糖盒裏出一塊巧古力糖，蕃妮娜把它搶過來，笑着對他說：

『請你小心點兒吧，所有你屋子裏的東西全上了毒藥的，因為有人要你死掉。這是我所以來救我未來叔父的性命，免掉我來薩隈黎家，是雙手空空進來的。』

嘉當薩拉大人，非常驚惶，感謝他的姪媳，而對於密西里黎的生命抱了極大的希望。

蕃娜娜嚷道：

我們的買賣已成功了；這是說明，你瞧，這兒是報酬。她說完了，便親吻他。總長接受了報酬。

總長加上去說道：

『我親愛的蕃娜，你該曉得，我哪，我自己並不喜歡流血的。此外，我還年青，雖然在你看來，也許我老了，不過，我還能活下去，活到一個年代，在那時候看起來，今日的流血會變成污點的』

當嘉當薩拉大人陪着蕃娜娜一直走到他花園小門的時候，恰好打了兩點鐘。

第二天，總長去拜訪教皇，想說他要說的事，十分爲難的當兒，聖上却對他說道：

『我有一件事求你贊同。福爾麗燒炭黨員中有一個已經判決死刑了的，我一想到這事便使我不能睡覺，一定得挽救這個人才好。』

總長知道教皇已跟他一個鼻孔出氣，便提出不少反對死刑的理由，最後寫了一道手諭，或者說是聖旨，教皇破例簽了字。

蕃妮娜早想過，也許她愛人能得到恩赦，但是也許有人打算毒死他。前一天，密西里黎已經從嘉里，她的懺悔牧師那裏，接到許多匣旅行餅乾，並勸告他不要動用當局給他預備的食品。

妮娜知道了福爾麗燒炭黨員解往聖萊歐城堡的事，她希望在密西里黎路過加斯泰那市的時候，設法看他一下。在囚犯到達之前二十四鐘頭，她就到了這個城市。她在那兒尋着了牧師嘉，他到了好些天了。他已經得到獄吏的特許，午夜時分密西里黎可以在監獄小禮拜堂諦聽彌撒。人家而且還允許了他：假使密西里黎同意用鐵鏈把他的四肢全網起來的話，那末獄吏自己可以退到小禮拜堂的門口；他總要老是看着他的囚犯，這是他的職責所在，但是可以不聽見他說什麼話了。

應該決定蕃妮娜命運那一天終於來臨了，從早晨起，她就把她自己關在監獄的小禮拜堂裏面。誰能夠猜得出來，在這一段悠長的一天之中，激動她折磨她的是那些的思緒。

。密西里黎還能愛她而且原諒了她嗎？她出賣了他的秘密會議，不過她救了他的性命。當理智壓抑平服了那顆百般苦楚的心時，她希望他會答應跟她一塊兒離開意大利：假使她是犯了罪的話，那是因爲過分熱愛他的緣故。四點鐘的時候，她聽見遠遠的，鐵道上響着火鎗手的馬蹄聲，這種步槍的每一聲響，都好像震盪在她的心頭。一會兒，她分明辨出載運犯人的貨車在滾動。它們在監獄的小方場前滯住了；她看見兩個火鎗手接起密西里黎，他獨自一個人在一輛貨車上，拖了一大堆腳鐐手鏈，實在不能自由行動。她流下眼淚，自言自語着。不管怎麼樣，他還活着，就表示人家還沒有毒死他！那一晚她簡直是愁苦不堪，神壇上的那盞燈，掛得那麼高，又因爲獄吏節省燈油，只有孤燈一盞照着這座昏黑淒涼的小禮拜堂。蕃妮娜的眼睛流轉在幾個大人物的墳堆上面，他們是在中世紀時死在附近牢獄裏的。他們的雕像都呈現一股兇暴可怕的神情。

那些聲響已消逝好久了。蕃妮娜沉湎在她自己的黑色的思緒裏。午夜의鐘聲才響過不久，她彷彿聽見一種輕輕的聲音，好像一隻蝙蝠在飛翔。她想走開，但是神志半失，她就倒在神壇的欄干上面了。同時，兩個身影出現在她的身邊了，雖然她却一點兒也沒

有聽見人走來。這是獄吏和鏈鐐重重的密西里黎，她好像是一個緊裹襁褓的嬰孩。獄吏打開一盞燈，放在蕃妮娜身畔，神壇的欄干上，這樣安置好使他可以看清他的犯人，隨即他退到門邊的地方。獄吏才走開，蕃妮娜就撲到密西里黎的頸項上。她緊緊的用胳膊摟抱他，但他接觸到只是那些又冰冷又尖刺的鐵鏈。誰他叫套上這些鐵鏈的呢？她自己思索着。摟抱着她的愛人，但是她毫不覺得快樂。接着的是更苦辣刺痛的要傷：忽然她相信密西里黎已經知道她的罪惡了，他見她如冰一般的寒冷。

最後他向她說道：

「親愛的，我悔恨你會這樣愛我的，我枉自徒勞，尋求蒙你這樣鍾情的緣由。回去吧，相信我，回到最適合於基督教的情懷吧，忘掉往日那些使我們迷途失所的幻象；我決不能屬你所有！那老是追着我事業的不幸，也許來自一種我永常不移的致命的罪惡？爲什麼我不跟我的朋友一道被捕，當那命運厄惡的福爾麗之夜？爲什麼當那危急之際，我離棄了我的崗位？爲什麼我不赴會出席，惹起那最殘酷的嫌疑？因爲除了對意大利自由的熱情之外，我還有一種另外的熱情。」

密西里黎的變化，給蕃妮娜極大的驚惶。他並不十分消瘦，但他看起來有三十來歲的样子。蕃妮娜以爲他的變化是他在牢獄中所受的虐待的緣故，她流下眼淚，哭泣了她向他說道：

『啊！獄吏早已答應我好好地侍候你的。』

事實上，由於他漸漸接近死亡的近緣，一種宗教的熱誠，已和爭取意大利自由獨立的熱情融合爲一，浮上這年青燒炭黨員的心頭。慢慢的，蕃妮娜才看來她情人驚人的變化都是精神的，絕對不是身體受虐待的結果。她的痛苦，她以爲已達到了最高峯，如今更大的激增了。

密西里黎沉默着。蕃妮娜哭得似乎悶塞住了。他也有一點兒感動的神情，又說道：『假使在這大地上我愛什麼的話，就是你了，蕃妮娜，但是，感恩蒼天，我今生只有一個目的了：死在監獄裏，或者設法把自由獻給意大利。』

又沉默了片時，蕃妮娜說不出話來，她想說，但做不到。密西里黎又說道：

『責任是殘酷的，朋友，但是要完成責任，若不是喫下千辛萬苦，身經重重艱難才

能辦到，那你想還有什麼英雄主義。允許我，你不要再設法看我。」

雖然他的鉄鍊綁的非常緊，他稍稍移動他的手腕，把他的手指伸給萇妮娜。

「如果你肯答應一個你親愛的人的忠告，你就跟你父親給你訂下的那個體面男子結婚吧。不要把自己悲痛的心腸讓他知道。然而，在另一方面，再也不要來看我。從今以後，我們彼此變成陌生的路人。你以前會拿出一大筆款子獻給國家，只要一旦國家從暴君手中解放出來，國家的幸福就是你的報償。」

萇妮娜是柔腸寸斷，芳心破碎。對着她訴說這番話，彼得的眼睛只在提到「國家」兩個的時候，射出明亮的光輝。

終於，驕傲來幫助了這位年輕的公主。她隨身帶來了許多金鑽石與助他越獄用的小鏢子她不回答密西里黎，把這些東西統統給他。

他對她說道：

「爲了責任起見，我接受它們。因爲我得設法越獄，不過我再也不來看你了。當着你給我的新的恩惠之前，我向你發誓，再會吧，萇妮娜，答應我，不要給我寫信，不要

豈想法來見我，讓我整個歸國家所有吧，對於你，我算是死了，再會！」

蕃妮娜怒氣衝衝的回答道：

「不，我願意你曉得，爲了我對你的愛情，我曾做了些什麼事？」

於是，她向他訴說，自從密西里黎離開聖尼珂洛城堡去到教皇代表那兒自首投獄之
後，她一切所做的事。當她完了這段話的時候，蕃妮娜又說道：

「這算不了什麼，爲了愛情的緣故，我做的還多着哪。」

於是，她告訴他她叛逆出賣他的事情。

彼得憤怒的不得了，向她撲過去，想用鉄鏈子揍她，他大叫起來道：

「啊！妖精」

倘若獄吏不聽見呼喊的聲音就跑過來的話，她就挨揍了。獄吏拖住了密西里黎。

密西里黎對蕃妮娜說道：

「滾，妖精，我不要該你半點恩惠！」

雖然他的鐐不能任他自由移動，他竭力的把銼子和金鑽石往她扔去，而他自己立即

回頭走開了。

蕃妮娜站着，魂魄分飛。她回到羅馬，報紙載稱她剛和黎維歐，薩隈黎親王結了婚。

第二章

一

法蘭西的傳奇戲曲時常把十六世紀意大利的強盜扮演給我們看，同時有許多人們並不熟識他們，而時常談論他們的故事，因此今日我們對於他們的見解是太錯誤了。就一般情形而論，我們可以這樣說，這些強盜所敵對、反抗的是那種在意大利繼承中世紀共和聯邦而起的暴虐無道的政府。新興的暴君通常是滅亡的共和聯邦的最富有的國民，爲了誘惑下級平民，他們把城市裝飾了一些壯麗的教堂和幽美的圖畫。譬如，臘斐納的波朗蒂尼(Polentini de Ravenna)，番安薩的蒙福雷狄(Manfred de Faenza)，苡麥拉的黎亞里歐(Ricorso d'Imola)，梵洛納的嘉納(Cane de Verona)，飽倫涅的邦蒂涅奧(Bentivoglio de Bologna)，米蘭的維斯琺諦(Visconti de Milan)：最後，要算

那比較最不好戰，同時也最虛偽的翡冷翠的美蒂齊了。(Medicis de Florence) 在這
羣小邦國的歷史家中間，就沒有一個人膽敢記述當時無數的毒害和暗殺；由於恐懼，這
些小暴君坐立不安，苦惱異常。那些一本正經的歷史家原是依賴他們生活的。我們且試
想每一個這種暴君親自認識每一個共和黨人，同時明白他們又厭惡憎恨自己。(譬如說
，陶斯根的康麥 (Toscani) 大公爵就認識史特樂齊 (Strozzi)。有幾個暴君被
人暗殺了，你就可以了解那種深仇如海的，以及永遠的嫌疑賦予了多少才華和英勇給十
六世紀的意大利人，又賦予了多少天才給他們的藝術家，你可以看得出來，這種深沉的
熱情便會阻礙了賽維涅 (Savigne) 夫人時代那種非常可笑的偏見，人們所謂的「榮耀
」的產生，而那種「榮耀」，只不過犧牲了男人的一生來侍候他的主子，生而做他的臣
僕，與討那些貴夫人們的歡心而已，在十六世紀法蘭西，一個男人除掉了勇俠無雙，效
命沙場，或者英豪非凡，和人拔劍相鬥以外，不能表現他的活動和直正的價值而得到讚
美；同時因為婦女們是喜歡英俊剛勇的，尤其是大膽的有為，她們便做了一個男人價值
的崇高無上的評判者了。於是，就產生了，「慇懃獻心婦女的精神」，於是就開始繼續

不斷地壓滅所有一切的热情，甚至於愛情，只是幫助我們全體服從的那個殘忍的暴君：「虛榮」。那些帝王們庇護虛榮並且大有道理在；因此勳章頒授帝國也就隨之而興了。

在意大利，一個男人可以「各種不同的勳績」而名聲顯揚，或者由于精彩絕妙的舞劍，或者由於古代遺留稿本的發見。你且看佩特臘客（*Petrarche*），他那個時代的偶像；一個十六世紀的女子傾慕鍾情於一個希臘學者，正相等於甚至超過一個武功輝煌，英勇卓越的男人，我們瞧見的熱情，而不是慫慂獻媚的習慣。這就是意大利與法蘭西的大區別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意大利誕生了許多臘斐愛爾（*Raphael*），喬爾喬納（*Giorgione*），狄銑（*Titian*）郭黑傑（*Corregge*），而十六世紀法蘭西只是產生了那許多豪俠英烈的隊長，如今他們卻湮沒無聞，不為人知；雖然那時候殺害了多少仇敵。

我請求原諒我這些冒昧放肆的真情。無論如何，這些中世紀意大利小暴君的窮兇極惡的和「必需」的報復，却使強盜得到了民心。老百姓們是會憎恨的，當那些強盜偷了他們的馬匹，麥子，銀錢，總而言之，偷了所有他們生存的必需品的時候；但是，歸根到底說，民心是傾向於他們的。鄉村裏的姑娘們寧願喜歡年青小夥子。他們一輩子有

一回輕舉妄動之後，爲環境所逼，不得不『Andar alla Machia』這就是說，逃亡到森林裏面而躲避在強盜出沒的鄰近地域。

時至今日，大家還是必定懼怕遇見強盜，可是一旦他們遭了刑罰，每一個人爲他們惋惜，平民們是那麼精心，慎重將事，又那麼喜歡嘲弄，揶揄，他們譏笑長官檢舉之下所發表的文書，却老是讀着那些熱烈敘述最有名的強盜一生的短小的抒情詩。在這種故事中，舉凡他們認爲是英雄壯舉的都攫住了，那永遠生存於『下級平民』的藝術纖維而使他們心醉神蕩。此外，他們是這樣的厭倦上方政府賜與某些人的褒頌，在這種情形之下，舉凡一切不屬於上方政府的，都筆直鑽入他們的心窩裏，我們應該曉得，在意大利，下等老百姓容忍某一些事件，旅居的人們一輩子也發覺不出。就是他們在那些地方住上十個年頭。舉一個例子來說吧，十五年來，在上方政府鏟除強盜之前，我們看見他們得到幾許成功來懲罰小城市的執政官的邪惡背道，這不是平凡希罕的事。這些執政官，絕對威嚴的執政官每月所獲的稅收不過是二十一「愛居」(Liras)，却老老實實的服從當地最有勢道的名望家族底命令，而這些家族善用了這種輕而易舉的手段，來抑壓他們

自己的仇敵。要是強盜處罰這些暴戾的小執政官，不能每次都馬到功成，至少他們敢於嘲諷，或者公然侮蔑他們；這在機警敏悟的平民的眼睛當中，就是非同小可了。一首諷刺的商賴體詩撫慰了他們一切的憂傷，同時他們永生忘不掉一個辱害。在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意大利人與法蘭西人中間另一個重大的區別。

在十六世紀時候，一個小市鎮的執政官判決一個窮苦的居民死刑，爲了他公然仇恨一個勢道駕凌的家族，我們時時可以看見強盜的襲劫牢獄，企圖救出那個飽受欺侮的人。而且在有權勢的家族這方面，絕不信賴官廳所遣派來守獄的八個或十個兵士，自己出錢，報募租織一隊臨時的兵士，這種臨時招募的兵卒，人們通常稱之爲『團勇』，他們駐紮在牢獄的周圍鄰近。他們是要負責把那個被錢買去了性命的可鄰的傢伙一直護送到刑場去，如果有勢道的家族算定一個年青人是可靠的心腹人，他便派做這些臨時招編的隊伍的首腦了。

這種文化情況會使道德哀傷，我得承認；到了我們的時代，我們有決鬥，百無聊賴，以及審判並無出賣的事實；不過十六世紀的習俗却實實在在的能神奇的創造一些名實

相着的男子漢出來。

許多歷史家，現在還是受順規蹈距的國家學院的文藝的讚頌，打算掩飾埋沒這種事情，誰知道到了一五五〇年左右，這却形成了一個那麼偉大的性格。在他們的時代，翡冷翠的美蒂齊，斐臘黑的但斯泰（G. este de Ferrare），拿波里（Naples）的總督等等，拿可能的榮耀去酬勞他們的慎重精妙的撒謊。有一個窮苦的歷史家，他的名字叫傑亞諾（Gianone），心願寒開重重黑幕的一角，但是，他所敢膽聲言的，還只不過是真情的極小一部份，還採取了懷疑和晦澀的作風；人家大大的厭惡他，一七五八年三月七日，以八十二歲的高齡，還避免不了死在牢獄中的悲慘的命運。

第一件事你要做的，當你願意熟識意大利的歷史的時候，就是千萬不要讀那些受大家恭維的作家：不論什麼地方，除了意大利。我們不會更深刻的了解撒謊的獎勵，不論什麼地方，不比意大利更多使用這種銀錢的。

意大利最早所記載的歷史，在第九世紀的野蠻人大擾亂之後，已經有強盜的敘述了。這樣說來，彷彿強盜的存在已是很早很早的事了，（請參看繆臘陶醴黎 Muratori 的選

輯文件。當中世紀城邦崩潰了的時候，那些最堅實頑強的，那些比他們大多數的同胞更愛自由的共和黨人，都逃亡到森林裏面，這對於公家的福利，公道，清明，良善的政府是不幸的，但是對於藝術，却是件大大的幸事了。這是自然不過的，爲巴黎歐尼（Bergoni），馬拉泰斯提（Malatesti），邦提涅禮歐，美蒂齊等家族所困惱的老百姓，都愛戴而敬重他們的仇敵了。那些繼承最初篡位者的小霸王，又殘忍又暴戾。我們且舉翡冷翠的康曼一世大公的殘暴做例子：他遣派人馬去暗殺那些一直逃到威尼斯，一直逃到巴黎的共和黨人。隨着他們便剿擊起強盜來了，且不必說別的，只說我們的女主角生存的那一個時代的前後，大約在一五五〇年，阿爾風斯·畢珂樂迷尼（Alphonse Dicojomi ni），蒙特·瑪禮亞諾（Monte Mariano）的公爵，跟瑪珂·斯夏臘（Maco Sciarra）領導武裝的隊伍在亞爾芭南（Albaro）附近地方，襲擊非常勇敢猛烈的教皇的兵士而數獲勝利。這些直到現在，老百姓還誇獎的著名的首領，展開戰綫，從波河（Po）和臘麥納的沼澤，一直扯長到那時候遮蔽着維蘇威（Vesuve）的火山地帶。那座蕃喬拉森林，由於他們的戰績而名聲遠馳，它坐落在離開羅馬五哩路的地方，在往辛波里的路上，

在教皇格雷格瓦（Gregorie）十三治理之下，斯夏臘有時節聚合好幾千兵士，便把司令部設在這座森林裏面。這位顯赫一時的強盜詳細史蹟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心目中是不可徵信了，大家從來不想了解他那些故事的動機。在一五九二年他才被人征服了。當他瞧見他的事業日暮途窮的絕境中的時候，他跟威尼斯的共和城邦，磋商好了，投誠到那邊去服役，帶着他最忠誠的，或者也最有罪的兵士，隨你怎樣說吧。後來羅馬政府出來抗議，而威尼斯本已和斯夏臘簽訂了協約，竟派人把他暗殺掉了，並且還遣送他英勇的士兵去保衛康蒂島（Candia），跟土耳其人對抗。但是聰明的威尼斯人十分清楚一種致命的瘟疫正在康蒂流行着，在幾天之後，斯夏臘領導到共和城邦服役的五百名士兵只剩下六十七人了。

這座蕃喬拉森林，枝葉扶疏，巨幹大本，遮蔽着一座古代的火山，是瑪珂·斯夏臘戰績的最後的舞台。所有的旅客會告訴你，這是羅馬大可讚賞的鄉野最壯麗的風景區域，牠那幽暗抑鬱的面容就彷彿是爲了悲劇而造成似的。它用黑黝黝的青翠的幔簾投上了亞爾芭南的峯巒。

在羅馬建立好幾世紀之前，某一次，古老的火山口噴發了，給我們造成了這一片富麗莊嚴的山野風景。歷史開始以前有一時期，在展開在亞邦尼斯（apennis）與海洋之間的那一片寥闊的平原中央，便突出這座山脈來。嘉維（Civita）山峯是牠最崇高的頂點，周遭被蕃蕃拉蒼鬱影蔭圍繞着。無論你站在什麼地方，在羅馬或者在蒂窩麗（Tivoli），或者就在黛哈齊匿（Terracina）和歐斯齊（Ostia），都能看得見那座峯頂，這股亞爾芭南山脈，如今是蓋滿了許多府第，在中午時分，橫斷在羅馬的天邊，在旅行人士之間，它是那麼馳名的。在嘉維山的峯巔，本來有一個虞辟泰（Jupiter）神廟，後來改成一座黑衣僧的修道院，那些拉丁人民到那兒共同虔誠供獻，並且由此拉緊一種宗教同盟的聯繫。在壯麗的栗樹繁蔭的遮蔽之下，旅行人士往上走了幾個鐘頭，便來到虞辟泰神廟遺址所在的巨大岩石那兒；這些蒼鬱沉沉的樹影，在這地域是多秀美，多叫人心曠神怡。但是，直到如今，旅客一望進森林裏面的深處，沒其一個不提心吊膽的，他們懼怕強盜哪。到達了嘉維的峯巔，旅客們就準備食事，在虞辟泰神廟遺跡之處升起火來，從這個峯頂，俯瞰整個羅馬，全在眼底，人們朝西面眺望，可以看見海洋，雖然離開有

三四哩遠，彷彿只有兩步的光景。人們辨認得出最小的船舶，如果戴上最弱的望遠鏡，人們也可以數得出來開往拿波里的汽艇上的人衆，再朝別的方向眺望，人們的視線展開在一片壯麗華美的原野，往東阻于巴萊斯特靈納之上的亞邦南，往北阻於聖彼得和羅馬其他偉大的建築。嘉維峯並不太高，可是人們的眼睛辨認得出來這片崇美的國度最細微的節目；牠超越過一切歷史的詮釋，不過一望見原野裏或山坡上每一叢樹木，每一段殘牆斷垣，就令人回憶起來蒂泰·黎維，所敘述的一場可歌可泣的愛國義勇的故事。

還有，如今人們若走到那被當做黑衣僧修道院庭園的圍牆，虔辟泰神廟殘餘的巨石處，還可以順着往日羅馬最初帝王們來往的『勝利大路』路面上鋪着砌成十分方正的石塊，而且在蕃喬拉森林裏面，人們還可以找到長長的斷碎石頭。

熄滅了的火山口，現在是盈滿着一池澄澈的清水，而形成了那幽美秀麗的亞爾芭南湖。四周有五六里之遙，那樣深沉的陷嵌在火山噴出熔巖的岩石中央。這湖旁邊便是亞爾貝（Albe），羅馬城的前身，自從羅馬最初的帝王們以還，這城就被羅馬政治策謀所

毀滅了，雖然牠的遺跡仍然存在着。

幾個世紀以後，距離亞爾貝四分之一哩遠的地方，在朝海的山坡上面，建起了亞爾芭南的新城。但是一道岩石的簾幕把城和湖遮陽住了，使雙方不能相望。當人們從平原往上眺望的時候，就看得見白色的建築，遠遠捧開那森林又黑又深的翠幔，這帶人家常稱道的林子却是強盜所最珍愛的所在，它蔽滿了這座火山的各處。

亞爾芭南，現在算起來，約有五萬多居民，在一五四〇年還不到三千人。那時候，在第一流的貴族之中，繁衍興盛的是那勢道顯赫的康璧萊亞黎家族，下面我們就要敘述這一家族的厄運。

這個故事，我譯自兩分卷帙繁浩的手抄本，一種是羅馬的，另一種是翡冷翠的。不辭萬險，我大胆重新表現它們的風格，一種差不多我們舊時民間傳統的風格。我以為，我們這時代那麼精雅又那麼勻稱的風格，實在非常不相宜于動作的敘述，尤其是不適宜於作家的懷緬沉思了。這二種手抄本撰寫于一五九八年左右，我懇請讀者們的寬容，爲了他們，也爲了我自己。

翡冷翠手抄本的作家說道：「我已經寫了那樣多的悲劇的故事，最後竟以敘述這個最使我哀傷的故事作爲結束。我要說的就是嘉思德樂（Castro）「訪問」（Visitation）修道院那個聞名的女院主海倫·德·康璧萊亞黎（Eleonore de Cambraili）。她的官司訴訟經過以及她的死亡曾賦與羅馬和意大利上流社會多少談論的資料。在一五五五年左右，那些強盜在羅馬郊野附近一帶嘯聚橫行，而官吏已經賣給權勢凌雲的家族。在一五七二年，便是官司訴訟的那一年，格雷格瓦第十三，佈翁康巴涅御登聖彼得教堂的寶座，這個聖潔的教皇，在他身上聚合所有使徒的道德，但是，人們會責罵他一些內政方面的積弱和缺陷。他不曉得選擇公道的審判，也不曉得剿清強盜；人家犯罪，他就煩憂起來；也不知道怎樣處罰囚犯，他覺得判決人家死刑，他自己該負起一種可怕的責任，這種看法的結果，就使條條通向那座「金湯永固」的郡城的大路上盤據着無數的強盜。人們一定得拜結強盜，以求得行旅的平安無恙。蕃喬拉森林，經過亞爾芭南，通往拿

波里的孔道的所在之處，老早就教皇陛下政府的一個敵人的司令部。有些時候，羅馬不得不跟瑪珂·斯夏臘，一個森林裏面的皇帝，簽訂協約，彷彿列國之間的互相締盟，這些強盜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勢道，全由於他們受他們鄰近農民的愛戴。

「這座幽美的亞爾芭南城，跟強盜司令部那樣毗鄰，於一五四二年，得以看見海倫·康璧萊亞黎的誕生，她父親可以算是當地富有的貴族，同時因為有這種資格，才娶了維克德娃·嘉拉蕃 (Victoire Caran) 為妻，她在拿波里王國領有廣大的采邑。我可以指出幾位現在還活着的老人家來，他們都非常熟識維克德娃，嘉拉蕃和她的女兒。維克德娃是一個謹嚴和智慧的模式，可是不管她的全幅的才智，也阻止不了她家族的毀亡，多稀罕奇異的事！可怕的不幸將要做成我這個故事的悲慘的題材。不過，我覺得，我不能把這不幸歸罪於任何一個單獨的我正要呈獻給讀者的演員，我看見不幸，然而，事實上，我無法尋覓犯罪的年輕海倫的無變的美妙和那麼溫柔的靈魂是她兩大亡身的禍根，同時也就是這種關係，她饒恕了她情人裘爾·勃洪齊茸爾泰 (Jules Drou Verforte) ，便是那個毫無頭腦的嘉思德樂主教西達帝尼 (Madini) 大人，也該相當的饒恕他。

他教會高職的迅速擢升，一方面由於他行爲的清廉耿直，一方面更由於他那萬分高貴的風采和人所少見的五官端正，無比漂亮的面容。我看到一些文章記載他，說沒有人看見他而不喜歡他的。

「我不存心恭維什麼人，我也不必有所隱瞞了。却說嘉維山峯的修道院裏有一個聖僧，人們時常驚異的發見他在他小屋子裏，離開地面有好幾尺高而站在半空，就彷彿聖保羅，不憑籍任何東西，單憑神力，便能支持這個神奇的位置。他曾向康璧萊亞黎爵爺預言過，說他這一家族繁絳遞傳到他，自要毀亡了。他所生的只有兩個孩子，而這兩個孩子都要暴死而已，也就是爲了這個預言的緣故，他不能在當地娶親，於是他跑到拿波里去碰碰運氣。在那邊他僥倖發了一筆鉅財，並且又討了一個聰慧非凡的妻子，憑依她的才智，或可改變他的厄惡的命運，假使就是他自己的命運無可救藥的話。這位康璧萊亞黎爵爺，倒真是一位忠厚貞廉的人，又很喜歡行善，大量的周濟人家。然而，他心無半點聰慧，因此慢慢的也就不在羅馬居住，差不多整個年歲退隱在他亞爾芭南他的府第裏面。他一心一意從事于耕耘田地，這些田畝正好坐落綿連於海與城之間的那一片肥沃

異常的平原上，他聽從他妻子的勸告，他讓他的兒子法筆歐（Fabio）與他的女兒海倫，受最謹嚴的最優良的教育。法筆歐是一個非常驕傲自己門第的青年人，而海倫是美麗奇蹟。在發納賽（Farnese）珍藏中的她那一幅畫像上，我們如今還可以看見她的確長得十分漂亮。自從我開始撰寫她的故事以來，我便到發納賽宮去欣賞蒼天賜惠這個女子的永生的麗質。她的坎坷厄蹙的命運在當時便是那麼聳人聽聞，在今還深深刻嵌在人們的記憶裏。她的頭部是拉長的蛋形模樣，額面十分高闊，頭髮是一種深金黃色。她相貌的神情是很和悅歡愉的；她有一對表現深刻的大眼睛，和二道顯明如畫的栗色的弓眉。她的兩片櫻唇是非常嬌薄的；還有，人家還認為她嘴的輪廓是那著名畫家歌黑傑所摹繪的。如果跟發納賽畫廊中那些圍繞着她的畫像比較起來，他有一種皇后的儀態。綺麗歡快與莊嚴顯貴的神情竟配合在一塊兒，這是樁難能可貴的事。

「海倫在嘉思德樂城「訪問修道院」寄宿修讀了整整八個年頭，這座寺院如今是毀圮無存了。在那時節卻是羅馬大多數親王女兒送往寄讀的所在。海倫獻給教堂的大神壇一隻華貴的聖餐杯，然後回到她自己的家鄉，她才回到亞爾芭南不久，她父親花了一筆

相當可觀的束修，從羅馬請來那位風獨殘年的著名詩人采齊南（Cechine），他用詩聖維吉爾（Virgile），佩特拉克（Petrarca），以及他著名的弟子亞黑歐斯陶（Ariosto）和但丁（Dante）等人最美善的詩篇來裝飾海倫的記憶。』

在這兒，譯者不得不跳過一大段關於十六世紀賜給這些大詩人的各種榮耀的繁瑣的議論。海倫似乎是懂拉丁文的，人家讓她誦讀的詩篇都是訴說着愛情的，一種如果我們在一八三九年遇見，我們會覺得十分可笑的愛情。我所說的是熱情愛（Amour de Passion），滋養於偉大的犧牲中，牠的生存只能被神祕所環繞着的，而且時常總是跟最可怕的不幸作為鄰家。

這就是那種裘爾·勃洪齊弗爾泰鼓舞，煽動了年方十七的海倫的愛情。裘爾住在的一座蓋在山頭的寒倉破落的屋子裏；離開城市有四分之一哩遠光景，在亞爾貝的殘垣斷碣的遺址之中，一百五十公尺高的懸崖邊沿兒。這懸崖鋪綴着青翠的絨茵，也環繞着那一片湖水。這座房子從前緊挨着蕃喬拉幽深而壯麗的森林，後來當人們建築芭拉初歐拉（Palazzuola）修道院時便壞毀了。這個窮苦的青年人身無長物，有的只是一般矯健的生

氣片支持他厄運的無憂無慮的心腸；而他最能叫人中意喜歡的，便是他那副善於表情，但蓬勃的氣概，與一不漂亮的面孔，然而在歌龍納（Colonna）親王的領導之下，和混在親王的「團勇」中間，他曾經冒了兩三次萬分的危險，奮不顧身的激戰。雖然他那樣窮苦，雖然他那樣不漂亮，但是，在亞爾芭南地方所有年輕女郎的眼睛裏，他却有一顆人人最喜歡征服而獵取的心靈。他不論上那兒，全受人歡迎，在海倫從嘉思德樂修道院主回來以前，裘爾·勃洪齊弗爾泰有的只是一些容易攀援而上的愛情。「那位大詩人采齊南，從羅馬來到康璧萊亞黎府第來教授這位年輕女郎文藝，過了一些時日，裘爾（裘爾以前是認識他的）便把一首拉丁文寫的詩獻給他，恭維他老年所享的幸福，竟能瞧着那麼美麗的明眸，而和他自己的眼睛兩兩相對。又能看見那聖潔的一個靈魂，當他眷許嘉納她的情思的時候，便會覺得十全十美的幸福。在海倫還沒有回來之前，裘爾所鍾情傾心的年輕姑娘底妒忌和憎惱，不久便使他小心翼翼的設法掩飾他逐漸滋生，萌芽初發的愛情。可是他的種種的謹慎都化爲烏有了，我認爲謹慎不會嘉許一個二十二歲年青人與一個十七歲的少女之間的愛情在這種方式之下進行着的。三個月的時光還沒有溜走，

康壁萊亞黎爵爺就發覺裘爾·勃洪齊菲爾泰在他府第的窗下來往得太勤了。（這座府第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得見在向湖畔去的大街的中央。）

真情坦心與莽撞蠢魯是自由的自然的結果，這是共和國度所容許的。並且真摯爽直的熱情的習慣還沒有被君主政體壓制住。這種事實就表現在康壁萊亞黎爵爺最初的一個舉動中。就在那一天，年青的裘爾·勃洪齊菲爾泰經常的走動，使爵爺頗為嫌惡，他就喊住裘爾，用下面的話大大的訓斥他一頓，他說道：

「怎麼你敢胆這樣再三再四的在我住宅前面來來往往，並且魯莽無禮的望着我女兒的窗頭。你哪，你倒連件衣服也沒有來遮蓋你自己！如果我不發愁我的舉止引起閭里人家的誤會的話，我真要給你三個金幣，好讓你到羅馬去買件合適的掛子穿穿。至少，我跟我女兒兩人的眼睛，不會再像這樣時常受你這身襤褸窮樣子的辱害。」

海倫的父親無疑把話說得誇張了些：青年勃洪齊菲爾泰的衣裳並沒有襤褸不堪，製衣的材料也異常質樸大方，不過，雖然也很乾淨，時常刷刷，這得承認，衣裳的外表宣露了經久的穿着。康壁萊亞黎爵爺的責備那麼深刻的傷了裘爾的心，因此大白天裘爾不

再在他的住宅前面露面了。

我們前面曾經道及，一個圓形的拱門，古時候水道的殘餘，湊巧當做了勃洪齊菲爾泰父親所蓋的房屋的主牆，後來由父親傳給他兒子，這屋距離亞爾芭南也只有五六百步光景。如果裘爾要從這高頭走向新城，他不得不經過康壁萊亞黎爵爺府第的前面。海倫不久就注意到這位古怪的年青人的息聲匿跡，根據她的女朋友們所說的，知道裘爾已扔棄了其他一切的社交來往，一股勁兒的專誠致力一種在瞧見她才能找到的幸福上。

一個夏天的夜晚，將近午夜的時候，海倫的窗扉敞開着，這個年輕的女郎正在呼吸着在亞爾芭南山使人強烈的覺到一股海上的清風，雖然這座城市與海洋之間隔離着一片三里遠的平原。夜色深沉，萬籟無聲，人們可以諦聽一片葉子的墜落。海倫倚靠着她的窗子上，也許是想着裘爾吧。那時候她看見有一樣東西，好像一隻夜鳥的靜寂的翅膀，輕靈地正好掠過她窗子的前面。她害怕得往後退縮。她沒有想到這樣東西是什麼陌生客人送給她的：她的窗戶是在府第的第二層樓上，離開地面有五百多尺。忽然她相信她認得出來在這個倚倚的東西裏頭有一束花，深沉的肅靜中，牠在她憑倚的窗扉前面來來回

回的擺盪着，她的心劇烈的跳着起來了。這束花似乎緊綁在兩三根「蘆蔗」的尖端，這
是大蘭草的一種植物，樣子非常亘高又像竹子，橫生在羅馬的田野裏，牠的莖幹是二三十
尺高。蘆蔗是軟弱的，風又十分強勁，使裘爾感覺到異常的困難把他的花束高舉起來，
恰好正對着窗頭，他心裏忖度海倫會站在窗前的，而且，此外，夜色是這麼深沉漆黑，
人在街衢上，一點兒也不能瞧見這樣高的地方有些什麼。海倫動也不動的呆在窗前，海
倫的芳心却大大的激動着。把這個花束拿過來，不就等於默認嗎？在別方面說起來，她
一點兒也感覺不到一種我們今日上流社會的年輕女子，受過優良的教育，預備接受生活
時，一旦遇到這類奇遇而生的那些情懷。她的父親跟哥哥法筆歐就在家裏，她第一個心
思就是想到一點點輕微的響動便會立刻跟上來一陣火鎗對準裘爾的射擊，她憐憫這位窮
苦的青年。她第二個心思是，雖然她還不怎麼樣的認識他，但是除掉她的家庭不算以外
，在這世界上，她所喜歡的人就是他了。猶豫了好幾分鐘之後，她終於取下來那個花束
；同時在深遠的昏黑之中，她的手一碰着了花束，便覺得有一封短簡縛在一隻花莖上面
，她跑到大樓梯畔，爲了就着那盞在聖母神像前面守護着的掛燈的一片光亮，展讀這封

短簡。『真太大意了！』她自己說道：短箋的頭幾行便使她幸福得臉色緋紅了。『如果有人瞧見我，我就完了。同時我家庭會永遠傷害這個可憐的年青人的。』她回到她自己的屋子裏，點起一盞燈來。在裘爾方面，這是一個又甜蜜，又歡樂的時辰，他覺得自己的舉動有點可恥，要在深黑的夜裏隱藏自己，他緊緊貼住一顆形狀古怪的綠橡樹的巨大樞幹。這些樹如今還存在着，而對着康璧萊亞黎爵爺的府第。

在這封信裏，裘爾以最完美的真摯訴說海倫父親給他的那種恥辱的責備，他接下去寫道：『我窮，這是實實在在的。你很難想像我窮到怎麼樣的一個田地，我什麼都沒有，只有一所房子，在亞爾芭南的遺址底下，你也許已經看見過的。我房子的周圍一片是我自己耕種的園子，種些蔬菜，夠我自己一人喫的，我還有一座葡萄園，出租給人家，每每可得三十個「愛居」租錢。說句良心話，我不曉得爲什麼我會愛上你，自然囉，我不能向你提議來分担我的窮苦。不過，同時如果你一點點兒也不愛我的話，那末生命對於我是毫無價值了。對你說也是無濟於事的，然而在你從修道院回來以前，我這樁生命却不是憂患重重的：恰好相反，牠盈滿了最有光輝的夢幻。所以這樣一來，我可以說，

幸福的憧憬給了我不幸。的的確確，哦，以前全世界上沒有人敢對我講你父親侮辱我那一番話。我的刺刀會立刻給我找來公道，以我的勇氣和我的武器，我從前敢跟天下人較量個長短；我什麼也不在乎。可是如今一切都大大的改變了；我懂得害怕了，這封信寫得太囁嚅詳盡；也許你討厭我，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你憐憫我，不管那些我穿的破爛寒酸的衣裳，每天夜晚，你總可以看見我；每當山頂上嘉維修道院敲着十二點鐘的時候，我便躲在那顆大橡樹底下，正對着那扇我常望不諭的窗扉，因為我猜想那是你閨房的樓窗，假使你不像你父親那樣的憎惡我，就請你從花束上面摘下一朵花兒來而拋給我，不過你得留神，千萬別叫牠掉在你府第的飛簷上或者陽臺上面。」

這封信讀了好些遍，慢慢地海倫的眼睛裏盈滿了淚水，她柔情如水，哀憐又心癡的凝視着這份華麗的花束，用一條堅韌的絲帶，緊緊的綁住花朵兒，她打算從花束上，扭出一朵花來，可是，不能達到這個目的，於是她又懊惱起來了。羅馬的年輕女郎們認為拔出一朵花，且不論用那一種方式都得毀壞了愛情所賜與的花束，這就表明了要使愛情香消玉殞。她又心怕裘爾自己等得不耐煩了，她跑到窗前，但是她一到了那邊，她突然

想起那盞燈明亮的照徹了全屋子，人家可以清清楚楚的瞧見她的。海倫不曉得她還可以找到什麼別的記號，她覺得任何記號都會把她的心跡表明得太顯露了。

一害羞，她便跑回自己的屋子裏去，過了一會兒工夫，她突然來了一個心思，把她扔在一種不可形容的煩惱中：裘爾會深深認為她跟她父親一樣，厭惡他的貧窮！她瞧見桌子上面放着一顆珍貴大理石的小貨樣，她用手卷把它紮結住，而將手卷拋在面對窗戶的橡樹根那裏。隨後，她做手勢叫他遠離，她聽見裘爾服從她的意思；因為，走開的時候，他不再設法掩藏他脚步的聲響了，當他走到隔開湖與亞爾芭南最後幾座住宅的巖石圍垣的頂端，她便聽見他歌唱着愛情的言辭。她作手勢跟他告別。這一次不怎樣的怯懦了，於是她又開始重行展讀她的書信。

第二天和隨後的好些天，同樣的遞信和同樣的相見；然而，在意大利的鄉村裏，舉凡一切事情都瞞不住人家的耳目，而且海倫無疑是當地最富有的未許人氏的小姐，康壁萊亞黎爵爺得到通知，說每天夜晚，過了半夜，有人看見她女兒的房間裏的燈火照耀；特別令人驚異的是她窗戶洞開着，海倫憑倚窗櫺，彷彿她一點兒不覺得「然沙黑」(21)

trasher) 的可怕似的，(一種非常討厭的蚊子，牠們那麼無情的毀壞了羅馬鄉野美麗的黃昏。) 在這兒，我得重新懇請讀者的縱容。當一個人想要了解那些異鄉的風土習慣的時候，他就應該期望聽見一些十分可笑的觀念。(跟我們有天壤之別的觀念。) 康壁萊亞黎爵爺準備好了他自己的和他兒子的火鎗。那一夜，當十一點三刻鐘敲過了，他通知了法筆歐，父子兩人盡可能的弄得無聲無響，悄悄的溜到府第第一層樓上的一個石砌大陽台那邊，湊巧在海倫的窗扉底下。石欄干的粗大柱子把他們隱藏起來，一直遮到腰身，可以防禦外頭人向他們射擊的鎗彈。午夜鐘聲響了。父子兩人清清楚楚聽見他們府第對過環繞着街心的樹底下一些細微的聲響；但是他們覺得十分詫異的，是海倫的窗頭並沒有鎧光照亮。直到如今，這位少女是那麽純潔簡單的，她舉止的活潑直像一個小孩子，自從她墮入愛情中，她的性格就改變了。她明白稍微一點粗心大意，便會使她的情人有生命之虞。假使像她父親那樣有勢道的爵爺，殺死了一個像裘爾·勃洪齊弗爾泰那樣的一個窮人，只要他離開家，到拿波里居住，三個月中不露面，就好了，同時在這時間，他在羅馬的朋友們代他安頓事故，那時節時應的辦法是奉獻神壇一盞價值好幾百愛

居的銀燈，一切都迎刃而解了。翌日，用午餐的時候，海倫看見她父親現出一種極其憤怒的面容，她父親自以為不會被人注意到的，但是從他瞧着她的那一股神氣看來，她知道和這一場動怒大有關係。她馬上上去撒少許塵土在她父親掛懸牀邊的五把華麗的火鎗的木柄上面，同樣的，她又把他的刺刀和寶劍蓋上一層稀薄的塵土。成天她快樂得發狂，成天她足不停留的滿屋子亂跑，時而上樓，時而下樓。她又時時刻刻的走近那窗。下了個大決心給裘爾遞一個反面的手勢，如果她運道亨通，能夠看見他的話。但是這個可憐的小伙子，自從那麼深深的受到了闊綽的康璧萊亞黎爵爺底責罵的恥辱以來，大白天絕不在亞爾芭南出現了，在禮拜天，只有責任才把他引到教室裏做彌撒。海倫的母親愛她愛得什麼都不能拒絕她。那一天中，母親帶她出了三次門，但是一切都是徒然無用；海倫看不見裘爾，她絕望極了，黃昏時分，她去看她父親的武器，她發現有二把火鎗實好了子彈，而且差不多所有的刺刀寶劍都曾經試用過，我們可想像她該多麼提心吊膽，對於她致命的焦慮，她只是絕對慎重，小心從事裝出一種心不在焉，優遊自在的神情，彷彿她對於這些事都不大曉得似的。晚上十點鐘，她回到她自己的屋子裏，鎖住了那間通

到她母親外客廳的房間。然後，她緊貼住窗子，繕伏在地上，採取一種好讓外面看不見她的姿態。我們可以想像該多心焦，諦聽着時辰的鳴報。她時常責備自己鐘情裘爾不免迅速，唯恐他覺得她配不上他的愛情，現在這個問題早已烟散雲散了。這一天的加快成全年青人的好事，比六個月的忠誠和抗議還來得有效。

海倫自言自語道：「撒謊有什麼好處呢？難道我不是整個靈魂的愛着他嗎？」

十一點半鐘的辰光，她明明白白的看見她父親跟她哥哥兩人埋伏在她窗戶下面的大陽台上。方濟修道院響了午夜鐘聲，兩分鐘以後，她又清清楚楚聽見她情人的足音在大橡樹底下打住了；她發覺她父兄兩人彷彿什麼聲響都沒有聽見似的。於是她喜悅極了。含有焦慮的愛情才能辨別出來這種輕微的聲響。

她向自己說道：「現在他們要來殺我們了，但是，無論什麼代價，絕對不能叫他們驚惶搶走今夜的書信，這會一輩子禍害了可憐的裘爾的。」她畫了個十字，然後一隻手抓住了她窗台的鐵欄干，她盡可能的使她自己向外傾斜，而把身體朝向街心探出來，才過了十五秒鐘，和往日一樣的，綁在長蘆蔗上面的花束就出現了，撞着她的胳膊，她抓

住了花束；但是她從縛紮蘆蔗尖稍的地方一拉花束，使抓着了了的蘆桿跟石陽台碰了一下，一剎那間，兩聲鎗響，緊隨着一陣全然的寂靜。她哥哥法筆歐，在黑暗中摸不着頭腦，以爲猛烈的撞擊陽台的是裘爾爬下她妹妹屋子裏用的一根繩子，照準她窗台，放了一鎗。翌日，她看見在鐵欄干上曲成扁平的那個彈痕。這是因爲裘爾爲了抓牢要倒下來的蘆桿，弄出了一點響聲。裘爾這方面，聽見了他頭上的聲響，也猜到了將要發生什麼事情，閃躲在陽台突出部分的下面。

法筆歐，急急忙忙的重新裝好了火鎗，也不顧父親對他說些什麼，跑進了住宅的花園裏靜悄悄的開了一扇通向隣街的小門，然後，走了出來，狐步似的潛行，稍微檢查一下在府第陽台底下散步的人們。這時做，裘爾緊緊貼伏着一顆樹，離開法筆歐，只有二十步。這一夜他是約好了人馬作伴的。海倫，斜靠在窗台上面，直代她情人担心，她只是顫抖着。她聽見她哥哥在街道上，她立刻提高了嗓子跟他談話；她問他是不是殺死了幾個小賊。

他用沉重的步子在街心各處走動，便對她嚷道：

「別相信我會中你卑鄙醜惡的什麼鬼計！準備你的眼淚吧，我要摘掉那個胆敢爬上

你窗頭的混蛋傢伙！」

這些話剛剛說完了，海倫便聽見她母親敲打她臥房的門。

海倫匆忙的跑去開門，說她弄不清楚這扇門怎麼會鎖上了的。

她母親對她說道？

『別跟我演戲吧，我親愛的天使，你爸爸大發雷霆，也許要殺死你，來跟我一道兒躲在我的床上吧，假如你有些什麼信件，趕快交給我吧，我把牠藏起來。』

海倫向母親說道：

『那裏有一束花，信是藏在花朵中間的。』

母女兩人才上了床，康璧萊亞黎爵爺就走進她夫人的閨房裏來了，他從他府第小教堂回來，他到了那裏，碎壞了一切東西，鬧個天翻地覆，最使海倫驚心的是她父親的臉色蒼白得像一個鬼怪一樣，一股慢騰騰的樣兒，走來走去，擬有所為，彷彿一個拿定了要幹什麼的主要的人。『我要死了。』海倫自言自語道。

她父親走過她女兒藏着的床邊，憤怒的顫抖着，但是裝一股若無其事的冷靜的樣子

●他說道：

「有了孩子，我們就喜歡，有了孩子，我們就喜歡，不過，一旦到了這些孩子不是兒子而是女兒的時節，我們的眼睛裏該流血了，老天爺！這真是可能的嗎？她們綽約輕佻，不明是非，會毀壞了我這樣一個人的名譽。六十年以來，我從來沒有患過半點錯處該遭人指責的。」

說完了這些話，走進他女兒的房間裏。

海倫跟她母親說道：

「那些書信是放在窗戶旁邊那個十字架的台座下面！」

立刻她母親從床內跳出來，跟着她丈夫後面跑過去，她開始向他胡嚷胡纏，竭力搗亂。好把他的忿怒燃燒着了，她是完全成功了，老頭子生氣極了，他扔掉他女兒房間裏所有的什物，可是她母親却不知不覺的搶走那些書信。過了一個鐘頭，當康壁萊亞爺黎爵回到在他夫人臥房隔壁他自己屋子裏的時候，全家都安靜下來了。母親向她女兒說道：

「這兒是你的信件，我不願意看牠們，你瞧牠們使我們多傷腦經，結我們闖下多大

的禍！如果我是你的話，我就燒了牠們，再見，跟我接個吻！」

海倫回到她自己的房間，淚如泉湧了。她覺得自從她聽從了她母親對她說的那一番話以後，她不再愛裘爾了。然後，她準備焚燒她的情書。但是，在毀滅牠們之前，她情不自禁的重行瀏覽一番，她那樣聚精會神的再三再四的披閱着，太陽已經高懸天空了，終於她決心下來聽取一個有益的勸告。

第二天是一個禮拜日，海倫陪她母親上禮拜堂去，十分幸運，她父親沒有跟隨她們。在禮拜堂裏她第一個瞧見的人就是裘爾，勃洪齊弗爾泰。一顧盼之下，她確信他並沒有受傷，她的幸福達到了頂點，昨夜的事離開她的記憶不啻有一千里之遙。她事先準備了五六葉小小的便箋，塗寫在一些沾污着軟膩的塵土舊紙的殘屑上面，好像那種破碎紙片，人們可以在禮拜堂的石板道上找得到的；這些短簡統統寫着一色一樣的警告：

『一切他們都已發覺。除掉他的名字，他不要再在街坊出現了，人們經常到這裏來的。』

海倫讓一張這種破碎的紙屑掉下來；一斜眼便喚醒了裘爾，他檢了起來，而不見了一個鐘頭以後，她回到家裏，她發現府第大樓梯上面，有一張紙片，跟她早晨所用的十

分相似，便引起她的注意。她把它拿起來，她母親卻一點兒也沒有看見。她唸着這張紙片：「他不得不去羅馬一次，三天之內就回來，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會唱歌的，在趕集的日子，在鄉下人嘈雜喧鬧之中，十點鐘光景。」

在海倫看來，裘爾這回羅馬之行未免有點奇怪，「難道他害怕我哥哥火鎗的射擊嗎？」她憂傷的自言自語道：愛情原可饒恕一切，除非自願拋棄它，這是最重大的懲罰，不能沉緬在一種甜蜜的夢幻之中，而心旌忙亂來較量一個人愛戀他的情人的那些理由，生命便由於一種殘酷的懷疑而興奮激動了，在裘爾，勃洪齊弗爾泰離開的那三個長長的日子中，海倫對自己說：「不過，不管怎麼樣，難道我真就相信他不愛我了嗎？」突然一種瘋狂的歡樂代替了她的哀傷。第三日，正午時分，她看見他出現了，他獨自在她父親府第正面的街心散步着，他穿了一套嶄新的差不多可以說是華麗的采衣裳。他儀態的高貴豁達，與相貌的果敢有爲；一種歡愉的純樸天真，從來沒有這樣的容光煥發，神打奕然。同時在亞爾芭爾也從來沒有像今天一般人們老是談論裘爾的貧窮。這是那些男人們特別是一些年紀青青的小伙子不斷地說着這個冷酷的字眼：女人們，特別是一些荳蔻

牟華的姑娘們，不斷地稱讚他漂亮的風采。

裘爾一整天在城內溜達來去，他覺得他自己得補償一下這幾個月來窮苦判罰他的蝨居。如同一個個情場中的人物，裘爾在他新製的外套底下藏好了武器。除掉了他的上首和刺刀之外，他穿上了他的『夜雅珂』（Giacco）（一種鐵絲編製的長背心，穿着非常不靈便，但是它卻醫治好了意大利人一種憂傷的心病，這種病在現世紀人們還是不斷的覺感到的，就是刀劍的襲擊，我是說，害怕在街坊的轉彎抹角之處，被自己熟識的仇敵刺死。）這一日，裘爾期望看見海倫，除此以外，他嫌惡獨自一人待在他的孤寂的屋子裏；這兒便是他的緣由：臘虞契（Rance），他父從前的一個老兵，跟從他父親在各種自動招募的隊伍裏，身經十次戰役，最末一次是在馬珂·斯夏拉的隊伍裏。後來當他父親的瘡傷逼得他引退歸田，臘虞契便一直服役於他的隊長。勃洪齊弗爾泰隊長自有其理由不在羅馬居住：他十分容易撞見他從前殺死過的仇人的兒子們，甚至於在亞爾芭南，他毫不希冀完全的受着官方當局的庇護。他不在城內購買或租佃一座房子，他于自己蓋一座房子，房子坐落的方位可以遠遠的看得見客人的來訪。他在亞爾芭南殘遺

廢墟那兒，找到了一個滿意的地位；不等粗心輕率的賓客看見，他可以遁入森林裏面。他的老朋友與恩主發白禮齊，歌龍納親王統管着這座蕃喬拉森林。勃洪齊爾弗秦隊長那麼冷酷的譏諷他兒子的前程，當他退職下野的時候，只有五十歲，然而一身篩滿了傷痕。他估算他還可再活個十年，於是蓋起來他的住宅，每年花費從他曾經光臨的城鎮鄉村所劫掠奪取而來的十分之一的錢財。

他買了一座葡萄園，每年他兒子可以收到三十個愛居租金，爲了答覆亞爾芭南一個中產階級者的憎惡的戲謔。有一天他正在熱烈地爭論着本城的利害和榮譽的時候，這位中產階級者對他講話，說實際上他也屬於一個富有的地點，他很可以向亞爾芭南的老前輩們有所箴勸。隊長買了那座葡萄園，而且聲言他還買些別的地產；結果與那個惡意的開玩笑者在一個荒漠的地方遇着，他用手鎗殺死了他。

經過八個年頭這樣生活，隊長亡故了。他的副手臘虞契十分敬愛裘爾；不過，他游手好閒，倦於怠惰，他便投誠到歌龍納親王的軍隊裏服務了。時常他回來探望「他兒子裘爾」，這是他給取的名字。有一次，當受人襲擊在危急的時候，親王爲了保衛他的城

池，白特雷拉不得不起而應戰。臘虞契帶領裘爾跟他並肩作戰。瞧見裘爾那麼勇猛英豪，便對他說道：

「你簡直是瘋了，簡直中了大大的詭計，住在亞爾芭南附近，好像你是本地老百姓中一個最沒出息，也最窮苦的人，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啦，憑着我曾見過你所爲的，和你爸爸的名分，你很可能在我們中間做個優異出色的响馬。從此以後便可以飛黃騰達了。」

裘爾聽了這番話，覺得很苦惱。他懂拉丁文，是一個牧師教他唸的。但是，除掉拉丁文外，舉凡牧師所說的一切，他父親老是都加以譏諷。因此他兒子胸無點墨，不學無術。在另一方面說起來，他的貧窮爲人所看不起，他孤苦零丁的住在他冷落的屋子裏，但是他的常識却相當豐富，更由於他的大胆有爲，時能別出心裁，倒能嚇倒那些有學問的人們，譬如說吧，在與海倫發生愛情之前，不知道怎樣一來，他崇拜戰爭，但是他却憎惡搶劫掠奪。這在隊長他父親和臘虞契看來，就彷彿是尾隨一場高貴的悲劇之後一齣命該令人嘲笑的小戲一樣。自從他愛上了海倫，這種由於寂寞的反省所得的常識，便變成裘爾的苦刑了。這個靈魂，從前是那樣的無憂無慮，一意孤行，現在竟不敢跟任何人商

量靈魂的疑惑，它充滿了熱情和煩惱。康壁萊亞黎爵爺又有什麼不會說出來的，如果他曉得他是一個『嚮馬』，這樣一樣，他對他的謾罵便真實有據了。裘爾老是考慮着當兵的職業，似乎考慮着一時所獲的錢財，他在他父親的鐵櫃子內找到了一些金鏈子跟別的珠寶，他一一地花光了。假使裘爾毫無顧慮的搶走富貴的康壁萊亞黎爵爺的女兒，他雖然這樣一貧如洗，依照我們這時代，做父親的可以任意處置他們的財產，但是康壁萊亞黎爵爺倒會留給她女兒一千「愛居」作為她的財產。另一個問題深深的佔有裘爾的想像：第一從她父親那兒把年輕的海倫搶走而成親之後，他該居住在那個城市呢？第二拿什麼錢來養活她呢？

康壁萊亞黎爵爺對他那套猛烈的痛罵，使他覺得十分難受。兩天之內，裘爾做了怒濤和最深沉的憂傷的獵品。他既不能決定殺死那個侮辱他的老頭子，又不能決定讓他活下去，他整夜有哭泣中度過：最後，他決意跟臘虞契商量一下，在這個世界上，臘虞契是他唯一的朋友，但是這個朋友會了解他嗎？他在整個藩喬拉森林裏找不到臘虞契，他不得不向拿破波里的路上走去。穿過梵萊特麗，臘虞契在那兒領導着一團伏兵：大

隊人馬，他在那兒等候西班牙將軍魯慈·亞法樂斯。這位將軍要從陸路往羅馬去，他忘掉不久以前，當着許多人士之前，他曾經卑賤的說過歌龍納的壞話。他的教誨牧師恰好提醒了他這件小事。魯慈·亞法樂斯便決定把一隻船隻武裝妥當，取海路到羅馬來了。

臘虞契隊長聽完了裘爾的說訴，就對他說道：

「給我仔細的描寫一下康壁萊亞黎爵爺，本人的相貌吧，好使他的放肆無禮不會錯殺了亞爾芭南良民的一條性命。只要我們這邊的事一完結，不論成功與否，你就回羅馬去，你可以成天在各旅館以及別的公共場所走動；不過千萬不要使人家懷疑你愛上那個女孩子。」

裘爾花了一番力氣平息他父親的老朋友的怒憤。他不得不生氣了，最後裘爾對他說道：

「難道你相信我要你的劍嗎？自然，我哪，我也有把劍呀！我來是請求你一個高明的主張啦。」

臘虞契以下面的言辭結果了他的談論：

「你是年青的，你還沒有帶過傷，侮辱是人人知道的，一個丟臉沒出息的男人，就是女人也會唾棄的。」

裘爾對他說，他還要思索一下他心頭的意念，臘虞契萬分願望他留下參與對西班牙將軍扈從的攻擊。他說此舉且不論得到許多都白龍，還可以得到榮譽。裘爾不依他熱忱的懇請，仍舊獨自一人回到他的小屋子去。在康璧萊亞黎爵爺用火鎗擊他一下的前一夕他招待臘虞契和他的伍長，（他是從梵萊特麗附近地方回來的。）臘虞契用力打開看看他思入勃洪齊兼爾秦隊長的小鐵箱。往時他從一次遠征回來，覺得這不是時候變賣從前藏在裏面的金鏈子和別的珠寶。臘虞契在小鐵箱裏面只找到了兩個「愛居」。

他對裘爾說道：

「我奉勸你出家做和尚，你具有和尚的一切的德行；你樂於貧窮，這是一個證明。你低心下氣的忍辱，你竟被一個亞爾芭南富豪在衆目昭昭之下公然訕謗，你現在所缺少的亦有虛偽和饕餮了。」

臘虞契把五十個都白龍使勁的塞進小鉄箱裏。他對裘爾說道：

「我向你起誓。從現在算起一個月以內，假使康璧萊亞黎爵爺與他的富貴應有的榮譽沒有一塊埋葬掉，我眼前的伍長會帶領三十個人馬來摧毀你的小屋子，並且燒光你的寒酸可憐的傢俱。勃洪齊菲爾黎隊長的兒子決不能藉口戀愛而在人世間現出一幅可憐相的！」

當康璧萊亞黎爵爺與他的兒子放了兩下火鎗時，臘虞契和那個伍長就在石陽台底下待着。裘爾苦口婆心，費盡氣力，阻擋他們殺死法筆歐，或者至少把他綁走。（我們前面曾經提到過的，當法筆歐穿過花園，毫無顧忌的走出來的時候。）臘虞契之所以按兵不動的緣故是這樣的：他不應該殺死一個年青人，他也許或能成器而有用。至於那個老傢伙，比他兒子更罪孽深重，除掉使他入土而外，沒有別的好辦法了。

這件事的第二天，臘虞契進了森林，而裘爾便到羅馬去了。他用臘虞契給他的一都白龍」，置了一套新的衣服。可是這種快樂却被另一種在他那時代算是十分奇特的思想無情地毀滅了。同時這思想也預示了他來日的遠大的前程，他自言自語的說道：「海倫

一定得明白我是那行人，』和他同一時代同一年紀的其他許多人並不夢想什麼，只是醉心於愛情的享受。搶走海倫，他們也絕不會考慮六個月以後她會變成那種樣子，更不會想到她對於他有些什麼意見。

回到亞爾芭南，裘爾便在大家的眼前炫耀顯揚他那身從羅馬買來的漂亮的衣裳。當天午后，他的朋友老斯帝 (Scott) 告訴他，法筆歐騎馬離開了城，到三哩遠的一個地方去。他父親在那兒領有一塊田地，在海邊的平原上。後來他又瞧見康璧萊亞黎爵爺偕同兩個牧師在一條綠橡樹秀美的幽徑上行走。這些綠橡樹環繞着火山口的邊緣，在它們的深處便展開那亞爾芭南湖。十分鐘後，一個叫賣鮮美水菓的老太婆，不問皂白，大胆撞進康璧萊亞黎府第，她遇見的第一人便是丫嬛瑪麗葉妲 (Marietta) 她女主人海倫的心腹人。海倫接到美麗的花束，她滿腮緋紅，連眼白也紅暈了。花球所掩藏的情書長得異常，在那裏面裘爾說訴自從火鎗射擊之夜以來，他衷心所感受的一切的情思。但是，出於一種非常希罕的拘謹羞答，他竟不敢承認跟他同年代別的青年頗引以為驕傲的事。譬如說：他是一個以勇猛冒險而馳名的隊長兒子，而他自己也曾經英豪輩聲，參與作戰

也不至一次了。他自以為老是聽見康璧萊亞黎老頭子，對於這些事實所引起的見解。我們必須曉得在十五世紀，年青的女郎非常接近共和政府的常識，他們尊敬一個男人，多半是看重他父親的顯赫聲勢。不過，特別的平民階級的年輕姑娘才有這種思想。至於那些出身錦衣書香之家的小女，却十分害怕強盜，並且萬分看重榮華富貴，也是自然不過的事。裘爾以下面的話結束他的情書：『我不知道我這套從羅馬帶來的合身的衣裳會不會使你遺忘了那個殘酷的毀損，新近不久，我的外表襤褸不堪之時，一個你所尊敬的人對我所發的話。我可以復仇的，我應該復仇，我的名譽要我復仇。但是我一點也沒有那樣做，我心想我的復仇會令我所愛崇的那雙明眸熱淚橫流。這點便可給你證明，除非這是我的一大不幸，你到如今還懷疑。我說的是一個人可以貧窮不堪，並且也可以有高貴的心腸，此外，我要對你洩漏一個可怕的秘密，我毫無疑難，我對任何一個別的女子宣佈這秘密，但是，我也不明白爲什麼，一想到我要對你講它，我就會顫抖起來的。一剎那之間，這會毀滅了你給我的愛情；你任何的分辯不會使我滿意，我要親自在你的眼睛裏閱讀這招認的影響。最近某一天，夜色降臨時分，我總會在你府第的後花園與你相會。

這一天，法筆歐與你父親都不在家：一旦我得到了確實的報告，雖然他們憎恨一個衣衫破爛的窮苦的青年，他們也無法劫走我們三刻鐘或者一點鐘的會談。一個男人將會在你府第的窗子下出現，他逗引本地的小孩子們來看一隻馴良的狐狸。過了一些時辰，當「禮讚聖瑪麗亞」(Ave Maria)的禱鐘一敲起來，你就遙聽遠方一下火鎗的聲響。在這時候，你就從你花園的圍牆那兒走進來，而且如果你不是獨自一人，請唱支歌吧，如果萬籟俱滅的話，你的奴隸就會一面抖顫，一面匍匐到你的腳邊，就給你講些也許會使你畏懼的事情，我期待我這一個決定的可怕的日子。在午夜時分，我不再敢冒險向你呈獻花球了。不過，在夜半兩點鐘光景，我會一邊兒唱歌，一邊兒走過來的。也許藏身在大陽台上面，那末你就把從你花園裏採擷來的花朵投落下來，這也許是你賜給不幸的裘爾最末了的一段情思的標記吧。」

過了三天，海倫父兄兩人，騎着馬到他們海邊的田地去，他們應該在黃昏日落之前不久離開那兒。這樣，他們可以在夜間兩點鐘左右回到他們家中。但是當他們正要動身上路的時候，不僅是他們的兩匹馬不見了，就連田莊上所有的馬匹全不知去向啦。這種明

目張胆的盜竊使他們大大的驚奇，他四處尋找他們的馬匹，直至第二天，才在海邊的枝繁葉茂的樹林裏面尋到。康璧萊亞黎爺兒倆不得已乘了一輛鄉村的牛車回到亞芭爾南來。

就在那一個晚上，當裘爾匍匐的下跪在海倫的跟前。時辰差不多是子夜了，這位可憐的女郎却十分喜歡這片深深的黑漆。她是第一次身臨這個溫情愛慕的男子的面前，她衷心明白她知道他太清楚了，但是她始終沒有與他談過什麼話。

一個觀察使她有了一點勇氣：她看見裘爾比她更蒼白，更不住的顫抖。她看見他跪在她跟前，他對她說道：『說真的，我一時不能說話』有一陣子他們顯然萬分快樂，他們彼此互相凝眸，不過，不能吐露半句話語。凝神不動，彷彿一團頗有表情的大理石，裘爾是跪着的，握着海倫的一隻手；她垂下頭來，細心的端詳看他。

裘爾明白的曉得，假使聽取他的朋友們，羅馬荒誕不經放蕩無行的少年的勸告，他應該有所企圖，試做一些事：但是這個念頭對於他是恐怖的。一個思緒從這種神魂飛越，狂喜無比的狀態中，（也許是一種愛情所能賜與的最強烈的幸福中甦醒過來，時間迅速的飛逝了，康璧萊亞黎爺兒倆將行近他們的府第了。他曉得像他這樣精邃的靈魂，他

不能等待經久不移的幸福。要是他不向他的情婦述說這個可怕的自白。這在他羅馬朋友們看來，却是天下至大的傻事了。

他終於向海倫說道：

「我曾經告訴過你我有個難言之隱，這也許我不應該向你直陳的。」

裘爾慘白得不得了，彷彿他的呼吸也要斷了，他困苦的接下去說道：

「也許我會眼見我此生希望所繫的感情的消逝。你以為我窮，這並不是完了，我是強盜，而且是強盜的兒子。」

海倫一聽見了這些話，她覺得自己要暈了過去，她怕自己跌倒了。她是一個殷富的大家閨秀，具有一切階級的疑懼，她自己思量道：「這個可憐的裘爾該多麼痛心呀！他自以為被人所屏棄。」他跪在她脚前。爲了不讓她自己倒了下去，她抓住他。然後，過了一會兒工夫，她好像失了知覺似的，墮入他的胳膊裏了。我們知道，在十六世紀，人們喜歡把愛情故事敘述得細膩入微，絲毫不苟。這正是因爲讀者的熱情與故事主角的熱情合而爲一了。我們所根據的兩大手抄本，尤其是翡冷翠那一種手抄本，用翡冷翠萬言

特異的詞藻與風格來敘述它。這些手抄本，都十分詳盡的記載着此後每一次幽會的故事。危險把這位少女的一些悔恨奪走了。有時節真是極端的危險，然而危險却能更加焚燒他們兩顆心靈，一切從他們的愛情而來的覺感，對於他們都是幸福的。有幾次，法筆歐與他父親眼看要逮住他們了。他們生氣得不得了，認定他們是故意挑激，公然侮蔑。街坊的輿論傳到他們才知道裘爾是海倫的情郎，然而他們一點也沒有看見什麼。法筆歐，暴躁激烈的青年，驕傲他的出身，門第，向他父親倡議殺死裘爾，他對他父親說道：

「只要他活在這世界上，我妹妹的日子就大有危險。誰可以告訴我們，到了緊急的關頭，我們的榮譽不會逼迫我們的手滲浸在這個死頑固的血泊中？她已經到了這個胆大爲妄的地步了，她竟不否認她的戀愛的醜事，你親眼看見她不回答你的責備，只是不聲不響的沉默着。好吧，不作聲，就摘掉了裘爾·勃洪齊弗爾泰的狗命！」

康璧萊黎爵爺說道：

「你且想想誰是他父親，當然呀，我們到羅馬住上六個月是件輕而易舉的事，並且在這時期，這個勃洪齊弗爾泰也就不見了，但是誰可以告訴我們，他父親，雖然罪惡重

大，又勇敢又慷慨，慷慨得甚致於使他手下好幾個兵士全圍起來了，他們自己反而貧窮如故，誰敢說現在不會再有個三朋兩友，靠不住就在蒙泰特·瑪禮雅諾公爵的軍隊裏，也靠不住，就在歌龍納的隊伍裏。他時常估據那座蕃喬拉森林，離開我們也不過半哩遠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大家都將被殺死，無一幸免，你，我自己，甚至於你不幸的母親，也會遭池魚之殃哪。」

父子之間這些商談，常常重覆着，只是瞞着海倫母親維克德娃嘉·拉梵方面。關於這一層，她是絕望極了。法筆歐與他父親討論的結果是：在亞爾芭南鬧得滿城風雨不停的議謠中，他們決不能再置若罔聞，平心容忍了。否則對於他們的榮譽是太不合適了。同時，年青勃洪齊菲爾泰並不躲避不見。所有戒心，他居然一天比一天，來得魯莽無禮，現在更穿了一身漂亮的衣服，自鳴不凡，得意洋洋，在公共場所一會兒跟法筆歐，一會跟康璧萊亞黎爵爺自己攀談起來了。他們自有理由，選擇下面二者之一行，或者甚致於二者都可以實行：全家一定得重新搬到羅馬居住，海倫一定得重入嘉思德樂『訪問修道院』，她留在那兒一直等到他們代她尋好一門門當戶對的坤宅。

海倫從來沒有對她母親直陳她的愛情：母女兩人熱烈的相親相愛，她們一塊兒過活，然而對於這一件事從來不提一字，雖然雙方同樣惦記此事。當母親把這問題明白去告訴她女兒，說全家要搬到羅馬居住，並且說此行把她重新送到「嘉思德樂女修道院」過幾年的時候，這是生平第一次，她們幾乎息息相通的思想被語言所叛賣了。

這次談話在維克德娃·嘉拉梵一方可以說是極不謹慎的了。這也是只能在她對於女兒瘋狂的溺愛上得到原諒。海倫，情愛方濃，癡心若狂，想要向她的情郎證明，她對他的窮苦，絲毫不覺得羞恥，而且她還無限的信任他的忠誠。翡冷翠手抄本的作者呼喊道：「什麼人能相信這經過了那麼多次勇敢冒險的幽會，接近可怕的死亡的邊緣，在花園裏，甚至於有一兩次在她自己的臥房裏，海倫還會清白無瑕，冰心不染？她向她情郎建議，午夜時分，穿過花園，向府第外面走，下半夜消磨在裘爾那座亞爾芭南遺址上的小屋子裏，離開她的家有四分之一哩的遠近，海倫的德行還會貞潔無邪？他們打扮成聖佛朗撥凡派的僧侶。海倫的身材，纖細修長，這樣一化裝起來，好像一個十八歲或二十來歲年青的沙彌。誰要是不相信，可以親自去參觀那地方，這就是，在窄狹的石砌的路徑

，現在還正朝着方濟修道院的牆圍，裘爾與他的情婦，打扮成兩個僧侶，撞見了康璧萊亞黎爵爺與他的少爺法筆歐。緊隨着他們的後面的，是四個武裝的家丁，走在前頭的是
一個家童，打着一個高燒的火把。他們是從環湖處一個叫做卡斯泰耳·高唐爾佛（Castel Gandolfo）回來。爲了好讓這兩個情人走過去，康璧萊亞黎爵爺兒倆和他們的家丁班在寬僅八尺的石道上向左右兩旁退讓。如果這時節海倫被認了出來，她該是多麼幸福！她會被她父親或她哥哥一槍殺死的，她的痛苦不過只是一刻工夫，但是蒼天却只有一番安排的手腕。

「人們對於這個驚異的邂逅，還平添了一些枝枝葉葉。康璧萊亞黎夫人得享高齡，差不多活了一百多歲，有時候在羅馬還當着嚴肅的許多人物娓娓講述這個奇遇，我的貪得無厭的好奇心逼迫請問他們，一忽兒這件事，一忽兒那件事，於是這些同樣年邁的老年人只好再講給我聽了。

「康璧萊亞黎的法筆歐是一個驕傲成性，自以爲英勇無雙的年青人，他注意到那年輕的僧侶那樣接近的走過他們的身旁而不向他父親致敬，便大聲嚷道：

「這位混蛋和尚倒是十足傲慢，在這麼晚的時刻他跟他的夥伴走出修道院，上帝才明白他們幹什麼來着，我不曉得有什麼阻擋，我扯下他們的頭巾，我們倒要瞧瞧他們的相貌啦。」

「一聽見了這些話，裘爾抓住了他僧侶大袍子底下的匕首，自己走過來，站在法筆歐與海倫兩人中間。這時候，他離開法筆歐才不過一步光景，但是蒼天却自有一種別的作用風，神蹟似的平息了這個青年的熊熊怒火，不過他們不久還要狹路相逢呢。」

後來在人們控告海倫·康壁萊亞黎的訴訟中，有人曾把這一次的寅夜潛行當作一個敗德的明證。這却是一顆年輕的心靈，燃燒着瘋狂的愛情，一種癡迷的沉醉不適，他們的心却是清白美好，純潔無傷的。

(三)

我們必須知道·歐爾新尼(Orsini)家族是歌龍納家族的死對頭。那時在羅馬鄰近鄉間，聲勢顯赫，權能極大。不久以前，由於政府法庭的關係，他們判決一個生在佩特雷拉名叫巴爾達薩·朋第尼(Balsar Randui)的富農死刑。人們控告朋第尼種種的

罪名，在這兒假使一一敘述起來是瑣長了。大部份的罪狀在今日看起來的確是罪所應得，但是在一五五九年，不能算做過分嚴重的事。朋第尼被囚禁在歐爾新尼地方所管轄的城堡內，坐落在梵爾蒙陶納（Valvoutore）旁邊的山中，距亞爾芭南有六哩路程。有一夜晚，羅馬的弓箭手隊長帶領了一百五十名弓箭手打從大路來。他是來提朋第尼解往羅馬陶爾猶諾那監獄。朋第尼的不服從死刑的判決，他打算在羅馬上訴。不過，剛才我們曾提到過，朋第尼是佩特雷拉本地人，這座城堡原屬歌龍納所管轄的。同時法伯禮契·歌龍納本人湊巧來到佩特雷拉，於是朋第尼的妻子來尋他，當着公衆對他說道：

『難道你讓你一個忠誠的奴隸白白的死掉嗎？』歌龍納回答道：

『上帝不答應我素來叛離而不尊重我教皇大人法庭的裁決！』

不久，他的兵馬都接到了命令，並且他下手諭所有他的黨羽一齊準備起來，集合的地點指定在梵爾蒙陶納附近地方。在當時最熱心忠誠的黨徒之中，我們可以舉出康璧萊亞黎爵爺和他的兒子法筆歐。此外，他們跟歐爾新尼有點兒遠親的關係，恰好相反的，

裘爾，勃洪齊弗爾泰和他父親素來就依附着歌龍納一家的。

歌龍納不便公開的進行這些事，他們採取了一種非常簡單的預防，大多數羅馬的富有的農民，各個分入各種懺悔者的會社，就在現在還是一樣的，這些懺悔者從來不輕易外出，除非頭上蓋上一層布，遮掩着臉孔，並且在雙眼之前，挖成窟窿，以便觀看。高歌納不想承認某一些事之時，就讓他的黨徒們穿上懺悔者衣服而聚合起來。

經過了長時間的準備，十五日以來朋第尼起解的消息傳遍了全方，已決定在一個禮拜日。那一天，早上兩點鐘，法爾蒙東納長官在蕃喬拉森林所有的村子敲起警鐘來，我們可以看見從每一個村莊裏跑出來成羣結隊的農民，（中古時代共和聯邦的風俗在農民的心裏面保存下不少勇氣，那時節人們爲了想得到他們所要得到的東西，就參與打仗；到了我們的時代，沒有一個會所有作爲的。）

這一天，人們可以注意到一件十分奇異的事：武裝好了的農民一小隊一小隊的從每一個村莊走出來，他們越是走進了森林，他們的隊伍越是減少。歌龍納的黨羽向梵白禮齊所指定的集合地點聚集攏來。他們的首領以爲這一天不會打仗的；早上他們接到命令

，散佈這個謠言，梵白禮齊統領他本黨的精兵，騎着他馬房裏半野性的小馬而巡邏全森林，他檢查各隊的農民，可是他不同他們說話，一切言詞都會壞事的。野白禮齊是一個具有殺人不相信的敏捷和力量的瘦高的人。他的鬚髮都雪白，雖然剛剛四十五歲。在有些情況之下，他不願被人看破，然而一看他的鬚髮，人家就會認識他的。農民們一看見他，便喊，「歌龍納萬歲！」然後戴好他們的布僧帽，親王自己的胸前也有一頂僧帽，當他看見他的敵人的時候，就戴上這頂布僧帽。

敵人來到並不太久，太陽剛剛升上來，就見歐爾新尼同黨一千人左右，從梵幽蒙東納那邊來了，距離法白禮齊歌·龍納的農民只有三百步光景。親王親自指揮他的黨徒行動，等到歐爾新尼前綫落後的人馬都進入森林之後，他們決定在押解朋第尼的軍隊走進森林一刻鐘之後，再行進襲，在這一帶土地，森林裏散佈着好些十五尺或二十尺高的石塊，這原是火山噴出來的頗有年代的石塊，上面長了些叫人喜歡的栗子樹，差不多可以以把整個太陽遮蔽住了。這些石塊，多少曾經歲月的打擊，把地面弄得十分崎嶇不平，石塊被挖空了，為的是避免大路上，無數而且無用的上下奔跑。尤其是大路，往往比森

林低下三四尺。

梵白禮齊擬定進擊的地方，是森林中一塊草地，路恰好穿過樹林的一端而深入林中。這個地方，在樹叢中央，遍長着荊棘和灌木，簡直無從窺探。在樹林中間的兩旁，大約有一百步左右，梵白禮齊安頓他的騎兵，一看親王的手勢，每一個農民戴好他的僧帽，在一株栗子樹後面緊握着火槍站着。親王的兵士藏在離開道路最近的樹後，農民們奉到確實的命令，只准在兵士放槍之後，才能動手，而且兵士開始行動，一是得在看敵人是否相距二十步的時節。道路在這地帶低了三尺，而且窄得非常利害，有些樹葉枝幹整個蓋住梵白禮齊。他急急忙忙令人砍了二十來顆樹。臘虞契隊長，帶領了五百名農民，隨在先行部隊後面，他奉到命令，一聽見槍聲從橫斷道路的亂堆後面發出來，才可以進襲。梵白禮齊、歌龍納帶着他的騎兵，趕快跑下去，他看見他的兵士和黨羽各自閃在樹後決心應戰。人們看見裘爾·勃洪齊菲爾泰也在他的騎兵隊伍裏頭。親王選了大路右手的一條小徑，距離大路最遠的一角空曠的草地。

親王走了不到幾分鐘，就看見梵蒙爾陶納大道上，遠遠的來了一大隊騎馬的人，正

弓手和他們的隊長，和歐爾新尼所有的騎士，他們押解着朋第尼浩浩蕩蕩的來了。巴爾達薩·朋第尼在他們中間，周圍是四位紅衣劊子手，後者奉到命令，只要看見歌龍納的黨羽快要來搶走朋第尼的時候，就執行初審的判決，把他弄死。

歌龍納騎士不等到馳往離大路最遠的草地的外角，他就聽見埋伏在大路上亂堆後面的槍聲，他立刻命令騎士疾馳而下，奔向圍住朋第尼的四個紅衣劊子手。

這樁小小的遭遇戰也就支持了三刻鐘，我不必照樣演術，總之，歐爾新尼的黨徒，出乎不意，嚇得四散而逃，但是在先鋒隊裏，勇敢的臘虞契却被人殺死了。勃洪齊菲爾泰以後的日子便因此倒了霉。裘爾不過揮了幾下寶劍，便拚命殺向紅衣劊子手，他就迎頭遇見法筆歐·康璧萊亞黎。

法筆歐，騎着一匹紅火似的俊馬，穿着一件鍍金的甲冑，便向裘爾一着；

「這些藏起臉孔的到底是些什麼人？用劍割斷他們的面具，讓我給你們割個樣兒看

！」
差不多就在同一時刻，裘爾·勃洪齊菲爾泰額頭橫受了法筆歐的一劍，這一劍來得

勢道兇兇，十分狡詭，他的蓋臉布落了下來，同時傷口雖說不重，鮮血却把雙眼蓋瞎了，裘爾把馬打開，好有時間揩去臉上的血。不管怎麼樣，他絕對不跟海倫的哥哥打仗，他的馬離開法筆歐已經有四步光景。就看見另一把劍刺來，當胸猛然一擊，幸得穿着甲冑，沒有被穿傷，不過也足夠使他一時喘不上氣來。差不多就在同一時刻他耳邊聽見有人喊道：

「混蛋傢伙，我認得你！你就是這樣的掙錢，換掉你的襤褸衣裳！」

裘爾受不住了忘掉他以前的決意，他便馳往法筆歐的馬前，而向他嚷道：

——「倒霉傢伙，你這是送上頭來，自取其禍！」

兩下劍合，交了幾個回合，覆蓋他們甲冑的外衣都紛紛落下來。法筆歐的甲冑是鍍金的漂亮的，裘爾的甲冑却非常不美。法筆歐對他嚷道：

——「你從什麼陰裏溝拾來這身甲冑？」

同時，裘爾半分鐘以來尋找的機會，終於到了，法華歐華美的甲冑並不十分束緊頸項，裘爾照準他有點裸露的頸項刺了一劍。裘爾的劍刺進了法筆歐的咽喉，有五寸深，

只見湧出大股血水，裘爾道：

——「混蛋無禮東西！」

于是裘爾加鞭馳向紅衣劊子手那裏，有兩名還離開他約一步光景。他一到了他們的身邊，第三名便倒地死了，然而，等到他靠近第四名劊子手，後者一看見有十來名武士圍住自己，就近放了一鎗，打倒了不幸的巴爾達薩·朋第尼，勃洪齊弗爾泰就說道：

——「我親愛的先生們，我們這兒沒有什麼可做了！那些弓箭手們四處逃逸，我們還不如追上這羣混蛋傢伙，裁掉他們的狗命！」

大家跟隨着他追下去。

半點鐘以後，裘爾回到梵白禮齊，歌龍納身畔，這位老爺還是生平第一次跟你說話。裘爾看見他正要兇暴的大怒。這次作戰，大獲勝利，都是他調度有方的緣故，所以裘爾還以為他大喜瘋狂，歐爾新尼那面有三千人，而這次，梵白禮齊只是集合了一千五百人。親王對裘爾叫道：

「我們損失了我們英勇的朋友臘虞契！我自己剛才摹過他的屍身，已經僵冷了，可

憐的巴爾達薩·朋第尼受了致命的傷。所以就事實上講，我們並沒有成功。不過英勇的臘虞契隊長並不怎樣寂寞：有好些人陪伴他去見閻王。我下令把所有的混蛋傢伙，掛在樹林枝幹上啦。」

於是，他提高了嗓子，向人大喝道：

——「照我的意思幹去，諸位！」

梵白禮齊在新馳向他的先頭部隊作戰的地力，裘爾差不多變做了臘虞契一隊人的副統領了：他跟隨着親王，來到這英勇的戰士屍身的旁邊，他第二次下馬握住臘虞契的手。屍身四周大約有五十具敵人的屍首。裘爾也下了馬，握住了死者的手，哭了起來。親王對裘爾說道：

——「你還年青，不過我看你一身的血，你父親是一個勇敢有為戰士，在歌龍納一姓作事，受過二十多個瘡傷。你就統領臘虞契的殘餘的弟兄好了，把臘虞契的屍首運到白特雷拉我們的禮拜堂：留神路上你也許遭受攻打，」

裘爾並沒有碰到什麼來襲擊他，但是他一劍刺死隊伍裏一個兵士，這個兵士對他說

，他太年青，不配統領。不要以為他不小心，他到是馬到功成。裘爾染了一身法筆歐的血跡，沿路他看見樹上掛着死了的敵人。這種種悲慘醜惡的現象，加上臘虞契的陣亡，尤其是法筆歐的死亡，差不多使裘爾發瘋了。他唯一的希望便是人家不曉得誰是那個戰勝法筆歐的人。

我們且略過軍事的節目。戰事之後，過了三天，裘爾回到亞爾芭南，略事將息，他告訴他的朋友們，他在羅馬身體發燒了，不得已躺在床上躺了一禮拜。

但是處處他受人們的格外的尊敬；城裏面最有地位的人先來問候他；有些不十分謹慎的人，甚致於稱他做「隊長大人」。裘爾有好幾次走過康璧萊亞黎爵爺府第門口，他只看見大門嚴密的關閉住，他想託人打聽消息，新隊長又非常膽却，直到中午時候，遇見司各謨，常常優待他的老頭子，他才得到機會向他詢問道：

——康璧萊亞黎一家人到底住那兒去了？我們看見他們府第大門緊緊關着。

司各謨忽然有一種憂鬱的表情向他回答道：

——「我的朋友，這一姓你再也應該說出口才好。你的朋友們都相信是他跟你挑釁

的，他們會碰到什麼人都會說的；可是，他是你這一門親事的主要的障礙、他一死，只剩下一個愛你的妹妹了，承繼這麼大的一份財產。你擋不住街坊人士說你的壞話。而且人家還可以說，她愛你愛到夜半親自來拜訪你的亞爾貝的小房子。不要以為人家亂放冷箭，真還有人相信這件事哪。所以就有人會關懷你們的事的。說你們在西亞璧——就是我們剛才描寫過的戰爭的名字——不幸之戰之前就成了夫妻了。

老人打住了，因為他瞧見裘爾流下熱淚來了。裘爾說道：

——「我們到店裏說話去。」

司各提跟着他，他們要了間房子，把房門鎖住了。然後裘爾請求老人給他從頭到尾講述這一個禮拜的經過，這段故事訴說了好久才說完：

「我曉得你並沒有事先存心那樣做，要不然你不會流淚的。可是法筆歐之死，不管怎麼樣，對你總是不利的。海倫不得不向她母親宣稱，你好久之前就是她的丈夫了。」

裘爾不聲不響，老人說這是裘爾的為人慎重的表示。裘爾墮入深深的夢想，他問自己，海倫激於她哥哥的死亡，是否還考慮到她的特殊的地位，想起來過往的他們的行為

，他覺得很後悔。隨後，老人不得不給裘爾說打仗的那一天亞爾芭南所有發生的事，早上六點鐘法筆歐叫人殺掉，離開亞爾芭南才六哩多路，太不叫人相信了，從九點鐘起，人們開始談論他的遇害。到了正午，康璧裘亞黎老淚縱橫，扶住他的家丁，到「方濟修道院」去，過了不久，三個長老，騎着康璧裘亞黎最佳的馬匹，跟隨着不少家丁，投向西亞璧村子而去，老康璧裘亞黎一定會跟着去的，然而大家勸開了他，理由是梵白禮齊·歌龍納大生其氣，大家也不知道他爲了什麼生氣，要是把康璧裘亞黎捉去，絕對不會寬容他的。

晚晌的時候，將近午夜，蕃拉喬森好林裏像了起火，原來亞爾芭南所有的僧侶和所有的窮人，每一個人拿了一枝大蠟燭，熊熊地燃點起來，前往西亞璧地方迎接法華歐的屍身。

老人好像怕被人聽了去，故意放低聲音說：

『我不瞞你，往梵蒙爾陶納和西亞璧的路……』

裘爾說道：

「怎麼樣？」

「怎麼樣，這條是經過你的屋子的，大家講，法華歐的屍首一定運到這裏，他頭頂

「可怕的傷口湧出鮮血來。」

裘爾站起來喊道：

「多麼可怕呀！」

老人說道：

「安靜一點兒吧，我的朋友，你很曉得這些事，現在我不妨給你講，你在這兒出現，現在似乎顯得太早了一點。如果你高興聽我的話，我敢說，隊長，從現在算起，在一個月當中，你不能在亞爾芭南出現。我再實實在在的警告你，你不要粗心大意的奔向羅馬。大家還不曉得教皇對歌龍納一方採取什麼態度；大家以爲他憑信梵白禮齊的宣言。梵白禮齊說他還是聽衆講起，才知西亞璧有戰事，可是羅馬市長是歐爾新尼一姓的人，氣壞了，他急要絞殺梵白禮齊手下一兩個英勇的戰士，好在他不能提出什麼理由抗辯，因爲他起誓沒有參加戰事。我更要警告你，就是你不來問我也得大胆向你說起，亞爾芭南人都喜歡你，假如你也不會平安無恙怎樣辦。試想你在城裏散了好些鐘頭的地步，如果歐爾新尼有一個黨羽自以爲你對不起他，至少他要打算利用你發一筆橫財。老康璧萊

亞黎重複了好幾次，說他把他最好的田地送給殺死你的人。你屋子裏的兵士，你應該叫幾個跟你到亞爾芭南來保衛你才對。

「我屋子裏就沒有兵士。」

「你這樣說話，隊長，你簡直瘋了。這家店舖有一個園子，我們從園子出去，從葡萄園子裏溜走。我陪你；我老了，也沒有什麼武器，不過，你若撞見什麼不存好心的人們，最好少同他們說話，當你火氣盛旺的時候。」

裘爾簡直心碎了。我們敢於這樣說，他瘋狂到怎樣的一個田地，他一聽說康壁萊亞黎府第大門關緊了，全家搬到羅馬了，他就計劃重看一下那花園，從前海倫與他這花園裏曾經時常幽會的。他甚至於希望重睹她的屋子，往日她母親只要不在家，她在就在屋子裏見他的。她現在一定生了他的氣了，爲了堅定一下他的心，他也得去看一下那些地方，往日這些所在他看見她待他是多麼的溫情呢。

勃洪齊弗爾泰和那個慷慨的老頭子穿過葡萄園的小徑向瑚那面走上去，一路倒沒有撞見什麼人。

裘爾讓他重新敘述一次年青法筆歐的殘儀的詳細情形。好些牧師陪着這位英勇的青年的屍首，一直送到羅馬，葬在雅尼庫爾山頭，聖歐玉福爾修道院，他家族的小教堂。事情最特別的是，在入土的前一天，有人看見海倫父親把她重新送到『嘉思德樂』的訪問修道院，這證實了外面的謠傳，以爲她私下跟強盜發生了曖昧關係，強盜又殺死了她的哥哥。

行近屋子的時候，裘爾看見他手下的四個兵士和一個伍長，他們的舊隊長走出林子，身邊總有幾個兄弟跟隨。親王說了好些次，如果有什麼人自己不小心被人殺死了，一定得先行辭職，免得他大動干戈，爲死者復仇。

裘爾·勃洪齊蘇爾泰了解這些見解的正確，以前他完全不會介意，他以爲，好像兒童一樣的民族，戰爭只是勇敢的相打。他立刻就服從親王的命令；他抽出空閒的時間，吻一下老人，他一番好心意把他送到他家裏。

不過，過不了幾天，愛鬱使裘爾發瘋了，他又回來看一下康璧萊亞黎府第，天色垂暮，黑暗中，他還有三個兵士，打扮成拿破里商人，走進了亞爾芭南城。他一個人走進

司各譔家裏。他聽見海倫始終被軟禁在嘉思德樂的修道院裏。她父親以爲她嫁給他所謂的他兒子的兇手，發誓不再和她見面，他把她送到修道院裏，他就沒有看她一眼。剛剛相反的，她母親的恩情却加倍的深沉了。她時常離開羅馬，和她女兒在嘉思德樂修道院住一兩天。

(四)

當晚裴爾回到森林裏面他隊伍駐紮的營盤，他對自己說道：「如果我不給海倫解說一番；她還會以爲我是一個兇手的，上帝才知道人家向她怎樣描寫不幸的戰事！」

裴爾來到親王白泰爾拉城堡聽訓，他懇求准其前往嘉思德樂。歌龍納納着眉頭說道：

——你曉得上次的衝突，聖上還沒有解决好，你應該知道，我已經宣布了事實，就是，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知道這件事的消息，還在第二天。在我自己的城堡裏。我相信聖上最後會信從我這個忠實的敘述的，但是歐爾新尼很有勢力，不過人人都說，你參加這次戰事，還很英豪無比的。歐爾新尼竟說，有好幾個俘虜都吊在樹枝上頭，你明白這些話多叫人聽了寒心，不過我們得預先想到他們要復仇呀！

年輕的隊長的天真的視線，透出深沉的驚異，很讓親王好笑：看他這樣天真。他以為他有再清楚點解釋的必要：

「你用你的勇敢使全意大利人知道勃洪齊弗爾泰的名字，我不是看不出來。我真願望你對我這一姓忠誠到底，不變初心，好像你父親一樣，我會待你一如手足，我想在你身上報答你父親往日的恩德，這就是我統率軍隊的命令；大凡有關於和我的兵士的，一句真話也不許講出去，如果到了你非說不可的時候，或者你看說謊毫無用處的時候，你就不妨胡說八道好了。但是一點兒真情也不要說出口，上天一定會譴責你的，如果你這樣做。你得了解這和別的情報，含在一起很可以妨害我的計劃。我也清楚在「嘉思德樂修道院」裏有你一個小愛人，你要是在這小城耽擱個半個月，歐爾新尼這裏不會沒有朋友的，甚致於還會有奸細。你可以到我的管家邊去，他會送你二百金元，你父親的友誼（親王笑着說。）真使我時常想方法來幫助你，好使你完成你那段愛情的又軍事的韻事。你與你三個弟兄扮做買賣人；你有一個同伴，老是喝醉了酒的，代嘉思德樂城所有的流氓出酒錢，鬧得你時常跟他打架……（親王換了個聲調說，）其次，如果人家捉住

了你，判成死刑：你可千萬不要招出真名實姓，更不能招出你是我手下的人。你得走遍所有的小城，總從這個城門進來，那個城門走出去，我這樣向你嘮叨也許不需要，不過，對你多少有用處的。」

親王平常嚴重得不得了，今天給了這麼多的仁慈的訓話十分感動裘爾，看見年輕人眼裏流着淚水，起初親王微笑着，隨後他的聲音却也變了，他手指上戴了許多戒指，他拿下一個來，送給裘爾。裘爾一面接受戒指，一面吻着這隻完成多少功績的大手。年青人熱狂的嚷道：

「我爸爸從來沒有對我說了這麼多又熱烈的話！」

過了兩天。天才破曉以前，他走進「嘉思德樂」小城的圍牆，五個兵跟從着他，和他一樣打扮。兩個人走在一邊，好像故意裝出互不相識似的。在沒有走進嘉思德樂城之前，裘爾就看見「訪問修道院」，圍着黑色的牆，一座宏偉的大建築。就好像一座堡壘似的。他跑向教堂：教堂十二分美麗。那些女修道士們，都是貴族，有大半屬於富裕的家庭，不免自負，彼此爭着，裝璜這座教堂，這是修道院內唯一公開的部分。依照當年

的習慣訪問院修道的保護人紅衣主教呈上一張名單，上邊有三個貴婦人的名字，好使教皇選派一個做院主。然後被選到的女院主，傾其他所有的錢財，呈獻給教堂一件禮品，好叫自己的名字傳之不朽，凡是禮品不如以前的女院主的好她和她的家族都會被人瞧不起。

裘爾顫顫抖抖走進這座莊嚴華貴的禮拜堂，鍍金和大理石的建華，相映成爲一派輝煌的美麗。說句實話，裘爾一點兒也沒有想到那是大理石與鍍金；他覺得自己就在海倫目光之下了。有人對他講，大神壇價值八十多萬佛郎，但是他的視線，却離開大神壇的珠寶，一直看一個鍍金的柵欄，高約四丈，那裏有兩根大理石的方形大柱隔成三間。這座柵欄，大得真叫人寒胆，正好立在大神壇的後面，把女修道士的樂道與禮拜堂隔開。裘爾對他自己說道，在這鍍金的柵欄後面，每次碰上盛大的典禮，女修道士和寄宿的女學生都要來。在禮拜堂內，白天不論那一個時分，女修道士或女學生只要想到祈禱便可以任意來，也就是這種人都稔識的情形，這做成了他這個可憐的愛人的希望。

一塊大的黑幔子掛在柵欄裏面，也是實在的，不過裘爾心想，「這塊幔子絕對擋不住女學生往大衆來去的禮拜堂眺望，因爲我距離柵欄還有些路，隔着這個黑幔子，我可

以清清楚楚瞧見教堂的窗戶，甚至於我辨得出窗戶建築最小的關節。」這金碧輝煌的柵欄，每一根立柱的頂端都有一個細尖，指向列席的人衆。

裘爾選了一個非常顯眼的位置，在最光亮的地方，正對着柵欄的左半面，就在這裏他整日諦聽彌撒。他看見四周都是些鄉下人，他希望隔着柵欄內面的懸掛的黑色幔子他以被人注意到，生平第一遭，這個忠厚的年青人一心只想得到效果，他的衣裳非常漂亮，出入教堂的時候，他大量的佈施給窮人，並且他和他的弟兄們竭力巴結與修道院有點兒關係的工人和小當差。直到第三天，他才有機會叫人送給海倫一封信。他告訴他的弟兄們，跟定那兩個代女修道院購買零用物品的老媽子，其中有一個跟一個做小頭生意的人有點曖昧關係。裘爾的一個兵士，曾經當過和尚，設法得到那個小商人的友誼，每次給他一塊金元，如果他答應把信送給海倫，康璧萊亞黎的話。

做小頭生意的人一接過來信，一看信封，便說道：

「什麼，一封給「強盜太太」的信！」

海倫進了嘉思德樂修道院不到十五日，這個綽號便人人皆知了，對於這喜歡一切故

事的描寫得淋漓盡致的詳情的民族，大凡打動人們想像力的傳聞，都非常迅速地流傳！

小商人接着說道：

『管牠幹嗎！好在他是嫁了的，我們的貴婦人有多少沒有這種藉口的，不僅只收外面的信，還收外面別的東西呢。』

在第一封信裏，裘爾詳細地說訴法筆歐死亡的那不幸的一天的經過：他信的結尾說道：「你恨我嗎？」

海倫回了他一行字，說她誰也不恨，她要用她殘餘的青春設法忘記那致她哥哥於死地的那個人。

裘爾趕快回信，當時流行一種精神，大家模倣希臘哲人柏拉圖的詛咒命運，他採用了這個作風之後，說道：

『那麼你想忘記聖經裏上帝說給我們聽的話嗎？上帝說，一個婦人離開她的家庭和她的父母，她得隨她的丈夫走。你敢說你不是我的妻子嗎？你只要想想在聖彼得的那一夜吧。嘉維峯後已經透出黎明了，你跪倒在我的跟前，我十分願意答應你，只要我願意』

，你就是我的，你當然不能抵抗那時節你對於我的恩情。忽然我覺得，（我已經和你講了好幾次了。）我好久就把我的生命交給你，把人世間我認爲最珍貴的都贈給你：你可以回答我（雖然你從沒有回答我，）所有一切的犧牲，缺乏任何外在的徵象，只是屬有理想的境界。有一種我以爲殘酷而實際上正確的心思啓發了我。我心想，把我認爲世界上最大的幸福都爲了你而犧牲掉，我不可白白讓這個珍貴的時機溜走。你已經在我的胸懷裏，你想想吧，就是你的嘴也不能拒絕我。就在這時候，嘉維山峯修道院裏敲起來清晨的「禮讚瑪麗亞（Ave Maria）的鐘來了。於是一種不可捉摸的神機，這晨鐘一直傳到我們的耳朵裏。你向我說道：「看，在聖母面上。貞潔之母的面上，你犧牲你這次好了。」我已經有一刻想到這種至高無上的犧牲，這唯一現實的犧牲，我可以有機會爲你做的。你同樣想到這裏，我未嘗不覺得特異。遠遠的「禮讚瑪麗亞」的鐘聲感動了我，我得向你承認我允許了你的請求。爲了你我這點犧牲不能認爲完全，我相信把我們未來的結合，交給聖母的手中，當時我心想障礙決不投落在這方面的，（一個負心的女子！）假使這種障礙要來的話，一定會從你富貴的家庭來。當時如果沒有神的力量存在，這祈

禱的鐘聲怎麼會打那麼遠而傳到我們的耳邊，這晨鐘之聲穿過半個樹林的梢頭，還有晨風拂拂而來。你記得，那時候，你長跪在我的前面，我站起來，我取出我帶在身邊的十字架，你用這十字立誓，立下永矢勿諛的大誓，不管你在什麼地方，遭遇什麼事變，只要我命令你，你就老老實實的聽命。這就好像嘉維峯的「禮讚瑪麗亞」的鐘聲那麼遙遠，一直投落在你的耳畔。這十字架現在還在帶在我的身旁，隨後我們倆一心一意，虔誠萬分的，唸了兩遍「禮讚瑪麗亞」，兩遍「天文之歌」，好了，用你那時對我的愛情（現在你大概忘了，）用你「永矢勿諛」的誓言，我命令你今晚在訪問修道院的花園中或者你的屋子裏等候我。」

在這封信以後，裘爾·勃洪齊弗爾泰還寫了許多長信，好奇的意大利作者都保存下來，但是海倫的回信，作者却只是節錄了一些片段。經過了二百七十八年，這些信裏含有愛情與宗教的情緒。日子離開我們那樣久，我恐怕只有一個細膩瑣長的感覺。

大約因為這些裘爾寫給她的信吧，海倫服從上面寫好的命令。裘爾設法溜走進修道院；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扮做一個婦人；海倫接見他，但是只是在樓下開向花園的有

柵欄的窗戶內。這年青的小姐從前是那麼溫柔，甚至於那樣熱情。現在却變成了路人似的。裘爾痛苦到不能言述。她待他差不多出諸一種「禮貌」了。他讓他到修道院的花園裏來。差不多以一種遵依宗教的盟誓來接見他。會談的時間很短促，過了一刻鐘裘爾的驕傲，或許激於半月以來的事變，終於戰勝了他深深的痛苦。他在一旁自言自語道：

「從前在亞爾芭南的時候，海倫好像把她的一輩子交給我，如今我眼前却只是她的墳墓。」

海倫與他說話，言詞之間，非常謹慎有禮。不久，裘爾只是設法掩藏他的熱淚的湧流了。她說，自從她哥哥去世之後，這樣的一個改變是很自然的。裘爾等他解釋完了，才慢慢的說道：

「你不實踐你的誓，你不在花園裏見我，你不跪在我的膝前，如我們從前我們聽過嘉維峯頂的「禮讚瑪麗亞」半分鐘你的下跪一樣。只要你辦得到，忘掉你的誓，至於我，我一切都會牢牢記住着的，上帝隨着你！」

說完了這些話，裘爾就離開柵欄窗戶，雖然他還可以在這裏一個鐘頭。一刻鐘之前

，誰敢說，他會自動短縮這渴望已久的幽會，這犧牲碎了他的心。

在天未黎明之前，他走出寺院。不久他就騎上了馬，咐囑他的弟兄在嘉思樂德等他一個禮拜，再準備回森林去。他的絕望已到了極點。他想奔向羅馬，才走一步，他向自己說道：

『什麼，我離開她，什麼使我們竟變成了陌生的路人！噯，法筆歐你報復得太厲害了。』

一路他遇見的行人，更加增深他的憤怒。他終於向自己說：

『我還年青，我有一條生路；另愛一個女人！』

這樣憂鬱的一思索，他覺得他的痛苦反而增加了，他知道得太清楚，在世上，他只愛一個女人！

他不由得苦笑了一會兒。

一點鐘以後，斐爾再往「嘉思德樂」出發，他在這座小城尋着他的手下弟兄們。可是他不能曉得怎麼給海倫寫信，從前離開她的時候，他太傲慢了。他第一封信只寫了這個

極簡單的字：「明宵可惠我一夕談否！」

「君可來，」便是海倫給裘爾所有的答覆。

裘爾前次走了以後，海倫以爲他再不管她了。她立即感到這不幸的可憐的年青人的痛苦，她當然明白：在那一場不幸之戰以前，她已經是他女人了。

這一回，不像第一次會晤，那些彬彬有禮，極其嚴謹言辭，海倫自然掩身在有柵欄的窗戶後面。裘爾採取一種一個律師的聲調來證明在西安壁不幸之戰以前，海倫便是他的妻子。海倫聽他說下去，她害怕自己把話一放長，眼淚忍不住會滾下來。最後自己在支持不去了。她約她的朋友明天再來，裘爾出了花園。不知道下次會晤是否是兇多吉少，他向着自己說道。

「有一日，說不定得搶走海倫。」

裘爾以後不斷和海倫相會，原作者補敘了許多篇章，我們却大可不必贅敘了。

有一夜，裘爾覺得海倫滿腹心事，她母親由羅馬來看她，決定在修道院住幾天，他母親溫柔極了，她總體憐女兒，使海倫無法隱瞞自己的煩惱，裘爾看出了他地位上的所

有的危險，他的命運全看有否機會給康璧萊亞黎夫人遞個消息。第二天晚上，裘爾決定對海倫說。

「明天我來得很早，我折掉這柵欄一根柱子，你不到花園裏，我領你到城裏一座禮拜堂，說好一個忠心的牧師代我們結了婚。不到黎明，你就可以回到花園了，只要你是我的妻子，我不再有所畏懼了。」

海倫流下淚來，她哭叫道。

「天呀，這事該多使我媽媽痛苦呀！」

她終於答應了他。

但是經了幾小時的變化，裘爾接到了一封極其溫柔又極甚傷他的心的信，海倫訴說她母親不答應她此事。裘爾非常驚異，他方才正同一個牧師安排妥當。他氣得不得了。

他說：

「她用不着希望我勸搶她走，軟弱無用的女子！」

他立刻奔向蕃喬拉森林裏面去了。

五

但是，第三日，裘爾又回到嘉思德樂城，帶了八名兵士。他們不管梵白禮齊親王生不生氣。都願意隨着裘爾走。因為他們幹的這一類冒險的事，親王有時要治他們死刑的。在嘉思德樂，裘爾先有五個弟兄，現在他又帶來八個，雖然十四名兵士，都英勇非凡，他覺得人手還不夠，因為修道院簡直像一座堡壘。

裘爾和他八個弟兄，走到嘉思德樂城外三哩的地方，在一家隱僻的客店喬住，好等炎熱的太陽下山。在這裏，他才宣布他的計劃，隨後，他在院子的沙地上劃出攻打修道院的圖像。

一切都照他的計劃進行。十二點半鐘他們一齊向修道院進襲了。

作戰的第二天，訪問修道院的女修道士萬分驚慌，看見花園和外門鐵柵之間的過道擺了九具屍體。

他們有八個團勇受了傷，修道院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的一種恐怖，他們有時聽見當地

放槍，可是沒有聽見過昨夜那麼多的鎗聲，而且就女修道士們的窗子下面，寺院的中心，花園內放起來。事變延長了一點半鐘。在這時間，修道院內部的秩序紊亂到了極度。裘爾如果和任何一個女修道士或者女學生有一點勾結的話，他就會成功的，向花園的門那麼多，只要有人開了一扇就夠了，然而，裘爾以為海倫背誓，滿肚子的憤恨，一條心想要動武到底，然而，他終於失敗了。這一次，裘爾真的走了。

海倫的心腹人瑪麗葉姐對她說裘爾膝蓋可怕的傷，只見鮮血湧，流了大量的血，海倫痛恨自己的怯懦。

「我一心軟，跟我母親多說了一些話，裘爾的血就流了，他的勇氣什麼也幹得出來的，也能把命送掉的。」

海倫愁苦已極，痛不欲生。便給裘爾寫了一封絕命書。

我不懷疑你，我親愛的裘爾，如若我不出去，正是我怕自己難堪，怕我死在你的胸懷中，怕想到我的幸福該多大，如果我不失足的話。不要相信我在你以後愛過什麼人，正相反，我一直忠心于你，……你看，我已經失掉了我靈性的存在。我隨即起了一種虛

榮的念頭，我要設法在修道院內大興土木，爲的是要你作戰那一夜的地點做我的臥房，有一天，我看見你從前爲我流血的地面，我覺得自己在我這樣大的年歲的年紀，依照世俗，德高，望重，有錢，但是我不幸的。我不明白爲什麼我不可以嘗試粗俗的愛情，猶如我們所有的羅馬的貴族婦女，但是我總看見你在我身旁，在亞爾芭南我們府第的花園裏，聖母當時引起你那表面慷慨的念頭，不過，依照我父母雙親，這念頭做成了我們今生的不幸。你一點兒也沒有威脅過我什麼和你平常一樣的溫情。我親愛的裘爾，我能重見你，能跟你談談，我也不會想自毀了，我真想重新看到你，我怎樣喜歡，如果我的眼睛配得上你！我聽見了你的成功，你想我多高興，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繼續軍人的偉業，天呀，我真希望能接到你的信！活下去吧，時常想念死在西安璧的臘虞契曉和死在馬爾泰，不願意從你的眼睛裏讀出責難的你底海倫！」

寫完了，海倫走到一個老兵跟前，她看見他諳熟了，她偷來他的匕首，而他不，得，他喚醒道。

『把我桌子上的信趕緊拿走，你親手交給裘爾，你親手，聽見了沒有？還有，我這

條手絹也是贈給他的，並且告訴他，我現在愛他，和從前一樣，我永遠愛他的。……你
清楚了沒有？」

那個老兵不走。

「去吧！」

「小姐，難道你想透了嗎？裘爾那樣熱愛你！」

「我也是，我愛他，這封信你得親手遞給他。」

「那麼，上帝降福于你，你是良善的！」

老兵去了又趕緊回來，他發覺海倫死了。那把匕首深深插入她的胸口。

後記

這部集子『嘉思德樂女修道院主傳』(L'abbesse de Castro)是我預定計劃中的『斯丹達爾選集』的第三種，都是從作者的『意大利歷史故事集』(Les Chroniques d'Italiennes)一書裏逐譯出來的。其中『蕃妮娜·蕃妮妮』(Vanina Vanini)一篇曾在『時與潮文藝』第一卷第三期上發表過。譯文所根據的版本是巴黎尼而蓀(Nilsson)書店所印行的普及叢書本。『蕃妮娜·蕃妮妮』最初在一八一九年發表於巴黎『兩世界雜誌』(La Revue de Deux Mondes)，嗣後於一八五五年，收錄在『斯丹達爾全集』中；到了一八九五年，德意志大戲劇家保羅·海思(Daui Heyse)把這個動人心魂的小說編成一齣戲，共分四幕，由柏林威廉·黑爾茲(Wilhelm Hern)刊行，並且在各地搬演於舞台之上。聽朋友說，這故事也曾做成電影，在法德等國，紅過一時，確實情形，可惜不得而知了。『嘉思德樂女修道院主傳』最初在一八三九年發表於『兩世界

雜誌」二月三月兩號上。在斯丹達爾的「意大利歷史故事集」中，這一篇算是最長的，也是最優秀，最成熟，也可以說最能代表中世紀意大利精神的文藝產品。後世許多出版家就用『嘉思德樂女修道院主傳』作為全部『意大利歷史故事集』的總名而包括其他多量的短篇小說。所以我所擬定的『斯丹達爾選集』也模倣這辦法，沿用『嘉思德樂女修道院主傳』這名兒作為選集的第三種。這裏面除了如今印行的兩篇外，應該還有『芭栗姬諾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Dalfino)，『維多利亞·姬珂蘭波妮』(Vittoria Accoramboni)，『聖弗朗采斯歌禮拜堂』(San Francesco a Ripa)以及『迷藥』(Le Pilibre)等等精彩而深邃的作品。可惜我在課室粉筆之餘，青鐙黃卷之下，流光易逝，為日無多；況且我還被斯丹達爾的兩大名著『紅與黑』和『芭穆外史』糾纏得早已喘不過氣來，一時實在沒勁兒做別的了。但願來日，太平盛世的時候，從「蓬牖茅椽，繩床瓦灶」的異鄉走回那「晨風夕月，階柳庭花」的故園，坐在我那幽靜的西窗畔，一邊兒反芻巴山夜雨的情景，一邊兒我一定快快樂樂地將它們全譯過來，以貢獻給中國的

斯丹達爾在他的『愛情論』(De l'Amour)裏把人類的愛情一共分成四大類：第一是「熱情愛」(l'Amour Passion)，第二是「風趣愛」(l'Amour gai)，第三「肉慾愛」(l'Amour Physique)，第四「榮華愛」(l'Amour de Vanite)。在這四類之中，他所最推重崇拜的是熱情愛；而把熱情愛表現得最偉大，最真實，最叫人抖擻的，只有十六十七兩世紀的西班牙與意大利。您如果要了解什麼是所謂 l'Amour-Passion，那麼就請您花點兒閒工夫一讀『嘉思德樂女主持傳』好了。我可以說，這是作者闡明分析「熱情愛」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的傑作。男主角裘爾(Celes)和他的情人海倫(Helene)底戀愛悲劇，那樣精巧的做成了作者理論的實例。他在這篇小說裏這麼說過：一種假如我們在一八三九年遇到，會覺得非常可笑滑稽的愛情；我說的是熱情愛，它以偉大的犧牲滋長它自己，只能生存於神祕的氣氛環境之中，永遠隣貼最可怕的不幸。他接着又說：危險奪去了那年青女郎的悔恨。有時節真是危險極了，然而它不過更加燃燒起這兩顆心靈來，對於他們，一切從愛情迸湧而來的感覺，都是幸福。在這裏，我不想多嘍舌了，只希望聖明的讀者能從這菲薄的集子中分享一杯愛情的醇酒，幾抹異國異代的輝光，而從

這幾對可憐憫又可愛的年輕人的手上，接受一份驚駭的喜悅！——噯，愛情，「愛情是一朵愛嬌的花兒，但是一定要有勇氣攀登那可怕的懸崖邊緣上去採折。」——這句斯丹達爾的名言，我將它奉贈給您，親愛在讀者！

前些夜晚，在豆油鎊色昏黃的搖曳下，我展讀現代英國大文學史家聖茲坡黎（George Saintsbury）的「法國小說史」（History of French Novel），讀到論「貝爾與巴爾托克」（Beyle et Balzac）的那一章。心喜聖氏立論精闢，頗有可取的地方。現在索性將關於「意大利歷史故事集」一段翻譯出來，附載這邊，不無給大家一個參考。

『在「嘉思德樂女修道院主傳」這個（它們之中最長的第一篇）名稱下，時常發現許多短篇小說，具有同樣的特性，不過規模必然小多了。其中兩篇：Minn de Wangel 和「迷藥」（Le Philtre）都是熱情的小故事，那是「芭穆外史」裏面所沒有的；但是每個故事全渲染着貝爾所嗜愛矯飾的，或者對於他是自然的，恐怖的色彩。其一是講一個名門世第，極為富有的德國小姐愛上了一個結過婚的男人，用一種大大的欺詐手段，使他跟他太太分離，和他同居一些時日，當他離開她而發現個中的詭騙時候，便打出她

的腦子來了。其二說的是一個西班牙女人，被一個品性惡劣美洲土著的馬戲團騎師所誘惑所虐待，而向一個較爲體面的情人訴說她對於那個流氓的不可救藥的熱情，終而削髮爲尼。其他的都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故事，污穢血腥，一如往例。維多利亞·姬珂蘭波妮她自己具有我們光耀的「白魔」(The White Devil)的塑形，(譯者按：「白魔」爲英國十七世紀約翰·威勃斯忒 John Webster 所作的悲劇。)不過當時貝爾是否知道此劇，則無證據，(雖然他稍悉英國文學。)他的故事不怎麼着重她的過失而對於謀殺她的人的處罰詳加論述。「嘉思德樂女修道院主傳」「芭栗姬諾公爵夫人」，「聖弗朗采斯歌禮拜堂」，「蕃妮娜·蕃妮妮」統統屬於相同的典型，全充滿了格外黯淡憂鬱的節目，正如「美女之夢」The Dream of Fair Women 一詩中(譯者按：此詩爲英國維多利亞王朝大詩人但尼菴所作)所見的——

Scenofolds, still sheets of Water, divers woes,

Ranges of glimmering Vaults with iron grates,

到處是血痕。並且這些不愉快的故事時常是從外面傳述來的；事實上，它們有許多是真

情實事，或者假定自史傳輯錄而來，就是那種供給白朗寧(Browning)「指環與書」，(The Ring and the Book)的題材的史傳掌故。這更適當，也更奇異，將它們跟「修道院與爐灶」(The Cloister and the Hearth)譯者按：此書為英國十九世紀大小說家里德(Rende)作)一書中傑拉(Gerard)和那位女公主的經歷的場景互相比較起來，相同的題材，不同的處理，這是兩位有才智的，差不多達到天才境界的小說家給我們的例證。」

這二篇東西全是一九四三年秋光最爲爛熳時候譯成的，扔在我的抽屜裏那麼些日子，彷彿埋於落葉堆中，到今兒才有機會印成一本書：在我這自有一番喜悅，却也揉和着印無邊的惆悵——哦，如今是一九四四年的歲暮了，不，是末日了，我忽然記起自己從前做的「除夕」詩：

紅燭灑落一絲絲長長的淚蕊，

我偷聽年歲的黑腳在踉踉蹌蹌，

時間的風輪到今宵又旋轉了一週，

憧憬的生命又消蝕了一度青春：

呀，今夜我獨對歲燭，這流光的殘骸！

我將以何種心情來訴說，唉，

那死亡的年代，那幻滅的傷心……

或讓雪花填滿了人間的缺陷，

或歌誦火的熱狂，雪的潔白，

紅燭的美麗，歡樂的大年夜景！

但是我看見無數長長的影子在飄逝，

聽見重門外千萬種瑟瑟的風聲——

千萬種稔熟的人聲在遠方呼喚！

慢慢的悄悄的邁過去，那年歲，

疲倦的步伐，配合着紅淚的墮落……

挪開窗帘：漫天大雪紛飛，沉沉的黑夜；

遠遠傳來一兩聲鞭炮的爆炸聲，

降鷄啼，我知道快是黎明的時分了！

我有不少的感觸。法國浪漫派大詩人虞賽說：

Les plus desesperes sont les chants les plus beaux

（最絕望的是最美麗的歌唱。）

不過在燭影搖紅，在深沉的寧靜裏，我還是將斯丹達爾這兩首「最美麗的歌唱」，獻給「幸福的少數人」吧。

最後，我首先要謝謝華聯出版社，在柳桂淪陷，書業日益艱難的今日，能印我這本小本書，他為文化界服務的熱忱和真摯的態度將永遠為我所記憶着。我更謝謝我底老師柳無忌先生，他那麼嚴肅而又親切的鼓勵我，督策我，使我有勇氣正式開始走上了遼闊的「文藝之路」。又謝謝徐仲年先生孫晉三先生，他們代我校正「蕃妮娜·蕃妮妮」中幾個譯得不妥的地方。我尤其應該向吳景榮，葉裡兩兄，——這二位我十年以上的同窗知友，寫下我永生的感激，他們倆不但經常在各方面經我幫助，熱烈的鼓勵我，並且在今年聖誕節每人送給我一部法文字典，使我的翻譯工作得以繼續不輟。這份友情，鬍鬚

那駘蕩在江南三月的薰風裏的花枝，經過韶光的渲染，閃爍得格外燦爛了。在未來不可知的月裏，我將懷抱着溫情的 Cassell's French-English English-French Diction^{ary}，和殷勤的 Nouveau Pet. Larousse Illustré，漫遊法蘭西文藝的嫵媚的芳郊，若有所採擷，我將歌道：

「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趙瑞濱一九四四年除夕於北碚。

